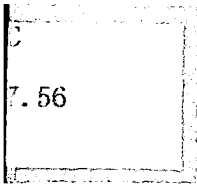


龍華道上

朱秋瀨 著



新東方書店

戀愛不忘革命 革命不忘
戀愛 此五四後最時髦的口
吻 可是愛國的熱心與革命
的真諦 洞中三昧 解者幾人？

健疑老人于咀寂空



長 篇 創 作

龍 華 道 上

朱 扶 湘 著

新 東 方 書 店

1928

M 6
I 247.7
2

龍 華 道 上

考



3 2285 0103 1

—

蕭西在上海S大學還沒有畢業，因為經濟的壓迫，不得已離了學校，到杭州一家報館來擔任編輯。報館裏的工作非常清閒，每天由上海北京的報上剪了一些新聞，把它系統的整理一下，再做一條短短的時評，工作就完了。而且這樣簡易的工作，都是在晚上做的，所以他白天簡直沒有一點事。初到杭州的幾天，很感覺得太閒得無聊，雖然有時間可以多讀一些書，但要整天的在家

龍華道上

裏閉門讀書，也是悶得坐不住。他每天跑到省黨部去玩，因為在這裏的朋友很少，除了黨部裏的人外。而且在黨部裏可以聽到各種消息，縱談各種問題。卻好他到杭州後不久，省黨部的宣傳部主任回北方去了，黨部方面的宣傳工作沒有人主持，黨部負責的人，知道他白天沒事，就請他義務擔任了這差事，他也沒有拒絕。這時候的浙江，正是羅督軍統治的時代，羅督軍是反對革命的，他說民國以來之所以如此混亂，都是革命革起來的；他尤其是恨人家結黨，因為君子羣而不黨，結黨都不是君子所為。因此在這個時候，黨的組織完全秘密。在秘密組織之下工作，當然是很危險的，但他一點不以為意，很努力的工作，而且還覺得很愉快。

省黨部是在平海路附近，在樓上可以望見西湖裏的保叔塔；從黨部出門，轉一個灣，就是湖邊了。蔚西幾乎每天是這樣，過了下午五時，就從省黨部出來，跑到湖濱公園去坐在那朝湖的鐵椅上翻閱上海東京各處寄來的新出版物，有時呆呆的望着的雷峯塔，幻想個人的社會的將來。

一切一切，過了一二小時，才回報館去吃飯，開始編輯的工作。

④ 蕭西是一位很努力的革命青年。當他幼小在國民學校讀書的時代，因為多讀了些三國志，列國志，水滸，說唐，說岳傳一類的歷史小說，對於英勇無敵的白袍小將趙雲薛仁貴等崇拜到了極點；那時，他幼小的腦筋裏常在幻想將來如何去投軍，如何與趙雲薛仁貴一樣的東蕩西征，建功立業。但是後來從國民學校畢業，升到高等小學以後，他已不是那樣簡單的想做一個英勇蓋世的豪傑，而覺得國家太弱了，非振興實業，富國強兵不可。他立志等年齡大一點，就投筆從戎，預備將來為祖國而犧牲於疆場。這時候，他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提起了國家的衰弱，提起了列強的壓迫，他全身的血球都沸騰起來，恨不立刻出馬，以赴國難。

⑤ 蕭西是一個商人的兒子，他的父親是經營綢緞業的，在故鄉與別人合股開了一個綢莊，雖然不能算是鉅富之家，但算是有數的戶頭了。所以他在故鄉很得親鄰的誇獎，許多人都很愛他，說

龍華道上

他聰明英俊，贊許他是將來的有數人物。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切都使他很滿意，在他所唯一感覺到的缺點，就是國家太弱了，他把立志救國看做是他將來唯一的任務。

但是蕪西在高小畢業那一年，他父親的營業失敗了，合股開的綢莊倒閉了，而且家裏的許多田地也歸於綢莊債權者所有。最使他痛心的，就是從前趨奉他，與他家裏來往很親熱的親戚和鄰舍，現在漸漸的對他冷淡，家裏也不像從前那樣常有客來的熱鬧。雖然他家裏還沒有完全破產，他高小畢業之後，仍舊得升中學，但他經過這次的刺激，認識了社會的冷酷與虛偽。他消極了，他對於一切都消極了。他覺得了社會的缺點不是在於國家的衰弱；國家的強盛，並不能解決一般貧苦者的經濟壓迫。當綢莊倒閉的時候，一個小股東被縣知事捕了去，因為他拿不出錢來；還有一個小股東的住宅被警察局充了債權者的要求，驅出了家人而查封了；他親自看見那位股東太太抱了一個小孩子，携了一個六七歲的小女兒，啼啼哭哭的離開了她的住宅，大門上立刻交叉貼上

兩張白紙的封條。他還看見那綢莊裏一個夥計的夫人，向他的母親借貸，據說現在綢莊倒閉了，她的丈夫失了業，家裏連伙食也開不出。他覺得這一些痛苦絕不是國家強盛所能解決，而且他認識了國家這個東西，原不過是幫有錢人壓迫無錢人的機關。但他對於國家，對於社會，雖然那樣不滿，也沒有一點方法反抗，祇有消極的咒咀。

在中學就這樣消極了一年。第二年，一位同學送了他一本小冊子，這是有名的克魯泡特金寫的告少年。他把書讀了一遍，像獲得異寶一樣的快樂；他把這本當作聖經一樣的尊視，幾乎每天要讀一篇。他對於書中解釋一個醫生所遇到的矛盾的現象，法律家所遇到的法律與正義之相背，使他深信那書中的結論：“祇有共產是真平等，祇有無政府是真自由。”他讀到卷末的“天下第一樂事，無過於雪夜閉門讀禁書。”“一枚炸裂彈，勝於萬卷書；一次大暴動，勝於千萬冊報。”又像從前聽到強鄰侮我一樣的全身的熱血都沸騰起來，恨不能立刻拿一枚炸彈來把這個不平等的世界炸去了。這樣，他不但成了無政府主義之

龍華道上

狂熱的崇拜者，而且快要成爲一個虛無主義的實行家。

但是不久，漸漸的，漸漸的，蔚西又發覺了無政府主義的虛空不落實際，永遠祇是幻想，像基督教徒希望死後入天國一樣的愚蠢。於是他的精神又陷於苦悶、煩惱中了。

初級中學畢業以後，這年的暑期裏到了上海，原是預備來考學校的。有一天，他去參加了一個學術講演會，這天實在是他生命史中很可紀念的一天！他在講演會中聽到了一位日本學者講的『近代思想批判』，關於個人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改良主義等，加於詳細的批判。聽了這篇講演回來，他一向精神上徬徨無措的痛苦，立刻完全失去了。這篇講演彷彿是波濤洶湧的大西洋中的燈塔，給深夜航行者的光明一樣，使他找着了光明大道。

就在這年的秋季，他考入了 S 大學附中。

現在的蔚西是一位積極的社會運動者、革命家了。由中學升大學，由大學綴學到杭州來工作，一向非常努力於實際工作，努力於理論的研究

。

在學生時代的工作，大都是偏重於學生運動，到杭州以後，兼了省黨部的工作，一方面作理論上的指導，一方面在組織上指導全省的黨務。他很忙，但是精神很愉快，有時幾乎通夜沒有睡，但他一點不覺得疲倦。他獻身於革命，為革命忘了一切一切。

可是蔚西近來也漸漸的感覺到精神上的壓迫，覺得自己生活太單調了，太枯澀了。這個襲來的苦悶，是他近來當每天由省黨部出來，照例走向湖濱公園去的時候，常常看見省黨部附近的那所大房子的石庫門口，站着一個妙齡的少女。起初，以為這是很平常的事，不去注意，二三天後，漸漸的覺得她有一種強大的魔力，在引誘他。本來他的腦筋中祇有計劃怎樣去發展黨務，怎樣去進行革命；近來他的腦筋中深深的印着她的情影。而且，他發覺了她對於他的行動也很注意。有一次，他將走近她站的門口的時候，不自主的一眼瞟過去，啊！原來她也正在偷看他；兩道視線一接觸，他的心頭突突的跳起來，面上也發起

龍華道上

燒來，連忙低下頭去，忽忽的走過去了。坐在湖濱公園的鐵椅上，想起適才的境遇，心裏還是跳，面上還是發燒。他心裏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愉快，生平第一次所嘗到的愉快；但立刻，又反轉來覺得一種強烈的苦悶。從這時起，平常很感愉快的黨部的工作，現在是枯索無味，而且可厭了。每天祇希望快到了五點鐘，好出去看她一看。過了五點鐘，像從牢監裏逃出來似的，急忙走出門去。並不是天天能夠見她，但大約見她的日子多。當每天從黨部裏出來，抱着滿懷的希望，遠遠的就去望着那石庫門；她沒有在，固然覺得非常失望，但縱使她在，又祇有偷偷地望了一眼，心裏亂跳，忽忽的走過了，反而感覺得一種說不出的苦悶。總之，從這個時候起，無邪的勇敢的蔚西，陷於極度的性的苦悶中了。這種襲來的精神上的壓迫，使他的生活完全變態了。無論是報館或是黨部裏的工作，都是無味可厭；從前每天要用功研讀，感有極濃厚的興趣的經濟學書籍，現在都丟在桌下，書桌上換了新出版談戀愛的小說，或講性學的書籍了。

精神上的苦悶，影響到身體上的健康。近來，蕭西覺得自己的精神不及從前了；從前讀書做文章，規畫一切實際工作，很有精神，現在常常覺得頭昏眼花，腰酸背痛。他自己也知道病痛的來源，而且深知長此下去，是很危險的；但他每夜睡了一忽醒來，或是早上醒來的時候，精神異常興奮；當然，這種興奮並不是健康的表現，而是肉的衝動；如果這時候沒有相當的發洩，他會整天的感覺煩惱難過；但是發洩以後，精神更疲倦了。當每次發洩後精神極疲倦的時候，他深悔適才這種舉動是戕賊自己身體，是無謂的犧牲。他立誓以後決不再犯了，但到了明天，精神很興奮，衝動很利害的時候，不由自主的又要犯了；在那時，他覺得肉體上的快感，是任何犧牲去換來都值得的，這是人生意義中最重要的一部。不過，有時想起了康健的危機，想起了這樣斷送了生命的無意義，不禁悚然，不敢再犯，但是慾的衝動，終於屈服了他的理智。“再犯一次，明天決不再犯了。”他這樣一想，又犯了一次罪了。發洩以後，極度的疲乏，使他深恨自己沒有決心

龍華道上

，沒有勇氣，昨天是怎樣的發誓，今天又要犯了。○“明天無論如何不再犯了，明天如果再犯，那簡直等於自殺。”每次犯過罪後，總是這樣設誓，可是一到明天，依然又要犯罪。他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而依然天天要犯罪。他很知道自己生命的危機，但他不能戒絕犯罪；祇有天天咒咀自己的沒用。

這樣的一個月以後，終於病倒了，不能起床工作，祇得進了醫院。在醫院中，他深悔過去一個月中生活的荒唐，想起了現在社會政治的狀況，革命工作的緊要，自己所負使命的重大，如果把身體弄壞了，那末一切的期望都完了；這樣不但無以對自己，更何以對亟待解放的被壓迫者？無論如何，自己必須為被壓迫者奮鬥，自己的生命應該為被壓迫者犧牲。他悔悟了！他覺得這一個月來的浪漫生活，實在太墮落了，他立誓悔過，不再犯了。

兩星期的醫院生活過了，病已漸漸的好了，蔚西仍出了醫院，回到報館和黨部照常努力工作，完全恢復了浪漫生活以前的嚴肅的革命生活。

石庫門口的她，現在也不見了；在他腦筋裏的印象也漸漸消滅了。

有一天，蔚西到西冷橋畔去參加了一個青年文藝團體的同樂會；他到的時候，已經有二三十位活潑發皇的青年男女先在了，這大半是他素來認識的。會還沒有開，大家圍着談笑。出於意外的，他所認識的女社員密司王，同了一位女子進來，這位女子正是常常站在黨部附近石庫門口的她。

“密司王：好久不見了，你是上海回來嗎？芸生呢？他到哈爾濱去了嗎？”蔚西出於意外的在這裏遇見了她，心頭不覺特別的跳起來，臉上也發起燒來，但他裝出鎮靜的態度，與密司王談話；又回轉頭來，對她笑了一笑；“哦！這位我是常常看見，但是不認識；這位是……？”

“是的！我前天晚上才回來，芸生到海參威去了，因為北方鐵路沒有通，所以沒有到哈爾濱。……哦，這位你見過？我來介紹一下，這位是密司章，她是弘通女學的高材生，她對文學很有研究，對於革命黨也很佩服。”密司王一面對他

龍華道上

說，一面爲他們介紹；“這是陳蔚西先生，杭州日報館的主筆，上海 S 大學畢業的。』

“陳先生！”她的臉上起了一陣薄薄的紅雲，勉強裝作鎮靜和他說話；“陳先生的文章我讀過很多，而且我在平海路住的時候，常常看見陳先生。”她很柔和的說。

他們普通應酬了幾句，已經搖鈴開會了。散會後，蔚西又和她談了幾句，問了她的宅址，把自己的住址也告訴了她，就分別了。

蔚西散了會回到寓所，心中充滿了愉快的新的希望。因爲過度的愉快，使他坐立不安起來。

時間到了，照例要到報館裏辦公；這天他在報館編輯室裏，無情無緒的剪了幾節上海報和北京報的新聞，提起筆來寫時評，但是腦筋印了她的印象。腦的機能似乎完全壞了一樣，簡直什麼也不出來。這天晚上，胡思亂想了一晚，簡直沒有睡着，一直到天光，才昏昏的睡去。

第二天，他就跑去找她；以後他們常常見面，他去找她，或是她來找他。

這天是星期日，蔚西上午到黨部去了一趟，

下午就沒有出去，因為和她約了，星期日的下午，她來找他。下午二點鐘後，她來了，陪她談了一回，又到湖濱公園玩了一回，天色已經晚了，就同她到旗下一家天津館子吃飯。

“你覺得基督教怎樣？你贊成嗎？”在飯館裏談了一些閒話，她突然這樣問，睜大了一雙眼睛望着他，靜候他的答覆。

“你覺得怎樣？”他向她笑笑；“基督教的理想原是不壞，不過我們知道，單是理想好，是沒有用的，所以它的理想雖然不壞，但我不敢贊成。而且因為它是保守的，非科學的，能夠麻醉一般人的腦筋，使一班受痛苦的人，不知痛苦的原因，使他們不知反抗，祇有祈禱；基督教祇是教人忍受，什麼都不要反抗，所謂愛敵，這明明是幫助社會上的特殊階級，使他得永永剝削下層社會；這些都是阻礙革命，阻礙人類的進化，所以我個人是反對基督教的。”

“我也覺得基督教很空洞，但是基督教信徒中，確有一部人很值得我們佩服，譬如他們化錢來辦學校，那種熱心是可敬的。”

龍華道上

“我也不否認基督教徒中有好人，但與其說他們是好人，我以為不如說他們是愚人。如果我們要佩服他們，那末我們還是應該更佩服那些唸佛誦經的鄉下婆婆，她們的信心，比基督教徒更虔誠。至於他們辦學校，那是帝國主義的一種文化侵略，來麻醉一班青年的頭腦，使他們受壓迫受掠奪而不知反抗，反而和壓迫在親近，贊美壓迫者的掠奪行爲。從前我也曾在一個教會學校中唸書，學校裏的經費，都是美國人捐助的，當時我對於拿錢來辦學校的人，也很是感佩，但是後來發生了一個問題，這年美國有一個鑛山裏罷工，政府派兵去彈壓，並且打死了許多工人。罷工的原因，是由於工資太少，工人不能維持生活，所以要求增加工資，但是鑛主不答應，工人就罷起工來。當時我很奇怪，資本家化許多錢到外國來辦學校，爲什麼不拿一點錢來加工人的工資，使工人得以維持生活，反而要殺工人？不過我當時還以為外國人重視教育，後來我的朋友由美國回來，他告訴我，美國的教育雖然發達，但是貧苦的人也完全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工人的子弟，

普通五六歲就要到工廠做工，至多是八九歲，或是十歲，所以他們更是完全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後來我就各方面證明，他們拿錢來辦學校，完全是爲他們自己，爲他們養一班工具，例如中國教育界中的一班親美派，都是受了文化侵略麻醉的原故。所以我不贊成基督教，而且也不贊成教會學校。”

蔚西乘着酒興，很興奮的說了一大篇，自己也覺得太唐突了，因爲她是教會學校的學生。他的心中很不自安，但她並不介意。

“我也覺得教會學校不很好，第一太重視外國人，外國人放一個屁都是香的；校裏對中國人與外國人的待遇，相差很遠，完全不平等；第二是太頑固，簡直守舊得很！我們學校裏連學生來往的信都要檢查，有一次檢查出了一位姓丁的學生的一位男朋友給她信，內中有親愛的幾個字，其實也沒有什麼不規則的話，學校當局立刻將她開除，而且還通知她的父親，說她品行不端；她的父親也是一個頑固的基督教徒，將她痛責了一頓，她竟因不堪其辱而自殺了。還有一件笑話，

龍華道上

一位教數學的美國教員，不知怎的與高中部一位女生發生了戀愛，學校裏的人知道了，但是那女生並沒有開除，那教員也依然供職，所以我也覺得教會學校不好。”

“.....”

蔚西還沒有開口，她又接下去說；

“我很贊成你們國民黨主張，我想加入國民黨，國民黨要我嗎？你肯爲我介紹嗎？”她笑望着他，在候他的答覆。

“很好！很好！我贊成你加入，歡迎你加入，我可以介紹。”

“.....”

“.....”

閒談了一回，吃完了飯，就各自回去了。

她加入了黨，彼此接近的機會更多了，他們的感情也更融恰起來。他對她確是懷着一種熱愛，但每次見了她，總還是心跳，不敢有一點熱烈的表示。

二

時局突然發生了變化，江浙戰爭起後，羅督軍走了，換了一位沈督軍。羅督軍雖然反對革命，反對結黨，但究竟比現在這位沈督軍開明多了。沈督軍到杭州，不但西湖裏的雷峯塔立刻倒了下來，政治上尤其蒙罩着一張更濃厚的黑幕。風聲一天天緊起來，據說沈督軍要捉革命黨，省黨部有幾個平時露面的負責人，早已避開了，蔚西還以為自己不致有什麼意外，不料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報館裏工作，忽然來了一羣武裝的憲兵與警察，將報館包圍了，捕了他去，押在陸軍監獄中。

真是出於意外，陸軍監獄裏的情形，一點沒有像他所理想那樣嚴重；監獄官似乎很優待他，並不把他與要犯押在一起，也沒有手繚腳拷，而禁在一間優待室裏。這使蔚西感覺到一點微微的失望，原來自已的地位是這樣不值得重視。

龍牽道上

一天二天三天，押在陸軍監獄的優待室裏，一點動靜也沒有，這真使他摸不着頭腦。第四天還是沒有動靜，第五天才傳他去審問。他知道情形不很嚴重了，因為祇有一個沒有帶槍的法警來領他出去。到了一所精緻的小房子裏，一個禿了頭的老頭子執法官坐在那裏，見他進來，把腦袋擺了一擺，和顏樂色的請他在旁邊一張木椅上坐了，這樣的優待，真是蔚西所料想不到。

“你是陳蔚西嗎？”那老頭子擺着他的肥腮袋，很客氣的問；“什麼地方人？今年幾歲？”

“是，我是陳蔚西，口口縣人，今年十八歲”他答了他的問，看了他那樣滑稽情形，幾乎要笑了出來；“請問，我有什麼罪？”他這樣反問。

『你爲什麼要共產公妻？』滑稽的老執法官微笑問他。

“什麼？我不懂什麼共產公妻。”

“你們這樣年紀輕輕，應該好好兒讀書，如果已經畢業，也應該好好兒做事。男子漢大丈夫，立志要高大，你們少年英俊，前程遠大，應該

努力自愛，爲國家建功立業，何以妄信共產，甚至主張公妻，這真是荒謬絕倫！你想，產而可共，妻而可公，還成什麼世界？你們讀書知理，應該知道孔夫子所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你想，人家要共你的產，公你的妻，你願意嗎？所以共產公妻，無論如何，是行不得的！至於什麼黨，什麼黨，也是要不得的！君子羣而不黨，結黨是小人也者之所爲；我們要以人格道德來治國齊家，營私結黨，就是狐羣狗黨，來營私舞弊；你們青年，尤其不應該入什麼黨，我們沈馨帥，是最愛國愛民的，也是最尊重禮義道德的，所以他反對營私結黨，尤其深惡共產公妻的邪說。你是入黨的，你是主張共產公妻的，所以請你來，勸告你，你要深自悔悟，不入黨，不妄信共產公妻，一致協力爲國，沈馨帥寬洪大懷，決不追究既往；如果你執迷不悟，那就要執法不饒了。如果你現在悔過了，現在就立刻可以出去；沈馨帥是敬重你們這班學生，他常常說，自己年紀大了，將來的國家大事，全靠你們主持，希望你們讀書用功，做事努力，萬萬不可再做這種荒謬絕倫的

事，也是我對於你的希望。”執法官頻頻擺動他的腦袋，神氣活現的教訓他。蔚西看了他那種滑稽的神氣，一句一句的教訓，忍不住要笑出來了；這種人真是莫明其妙，除了沈馨帥以外，什麼都不知道，他的話也不值得駁，還不如順順他，出去了爲是。

“是！是！你先生的話很對！不過我也並不是什麼共產公妻，也是很希望爲國家出力的。”

“那更好了，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很希望你以後努力爲國家出力；如果遇見黨人，或主張共產公妻的人，你應該將我剛才對你說的話，轉勸他們。沈馨帥很恨黨人，但是黨人能夠悔悟，他是很歡喜的；你要將沈馨帥這種德意，告訴他們。』

“是的！是的！”蔚西暗暗的好笑，也暗暗的慚愧。

“那末你出去罷，以後萬萬不可再胡鬧，否則執法不饒！”

“是的！我出去了。”蔚西辭別了那滑稽有趣的執法官，出了陸軍監獄的大門，沿湖濱走去

；心裏又是慚愧，又是好笑；他覺得這並不是對於他的侮辱，而是對於革命的侮辱；統治階級竟這樣瞧不起革命黨，以前未免太把自己看重要了。

經過了這次的開頑笑似的變故，把他報館裏的飯碗打破了，他身邊原有的六七塊錢，在出事那天被警察扒去了，黨部裏本來沒有錢，經過了這次破壞，又遷了許多地方，弄得更沒有錢了；房主人見他出了這回事，竟怕他連累，下了逐客令，這真逼得他沒有辦法了，祇得跑到朋友家裏去暫住。

她不知什麼地方去了，到弘通去找她，據說已經請了假。

出獄後兩星期，還沒有把吃飯問題解決，他很想回上海去，但一則因為省黨部朋友的挽留，一方面他實在有些捨不得離開她。可是在杭州實在沒有辦法，個人的生活問題總還容易解決，而政治環境那樣惡劣，再開一回頑笑，可就來不得了。而且沒有事做，雖然可以讀書作文，但總是無聊，所以他終於不得不離開了美麗的西湖，

龍華道上

古樸的武陵城，到了浙西沿滬杭鐵路的 A 縣，担任 A 縣中學的教職。

在陸軍監獄時，蔚西對於那禿頭老法官的教訓，雖然滿口唯唯，但是實際上，老頭子的教訓完全失敗了，他並沒有受老頭子的感化。到 A 縣後，一方面仍舊努力做黨的工作，一方面努力研究理論。到 A 縣一個月後，又糾合同志，辦了一個 A 縣日報。

土豪劣紳的猖獗，到處都是一樣；A 縣也不能例外。縣知事，駐在 A 縣的防軍團長，都與土豪劣紳勾結一氣；商會，自治會，教育會各種地方公團，甚至於各學校，都是為土豪劣紳所操縱把持。A 縣中學的校長，是土豪劣紳所御用的傀儡，學校裏的一切，都要聽土豪劣紳的指揮。學校的教職員，如果與土豪劣紳沒有密切關係，或是對於土豪劣紳的奉承不週，那飯碗就要發生問題了。土豪劣紳的太太小姐們常常到學校裏來玩，有時甚至在學校裏打牌；她們完全把學校看做是她們的私產，把教職員看做是他們所豢養的家奴。教職員對於這班太太小姐們的寵臨，如果不

能和顏悅色殷勤招待，也就會影響到飯碗問題。蔚西是一位有名有勢的豪紳介紹來的，那位豪紳是他父親的好友，在 A 縣的地位很高，所以他的飯碗也比一班教職員爲牢固。但是蔚西實在看不慣，尤其土豪劣紳那種武斷鄉曲，魚肉平民的行爲。

蔚西常常在他所辦的 A 縣日報上著論攻擊社會的一切陳腐現象，明的暗的指出土豪劣紳們的惡，因此他成了 A 縣當權者的眼中之釘。後來，因爲揭破了土豪劣紳一種嚴重的黑幕，被土豪劣紳勾結縣知事和防軍，將他逮捕下獄了；A 縣日報也被封了。

被捕後押在縣公署，雖然沒有把他和小竊烟犯禁在一起，而押在優待所裏，但情形與杭州陸軍監獄的優待所大不相同了，這裏是又黑又臭，而且另外還有一個犯人先在。

被捕這天晚上，聽說要解省嚴辦；蔚西心裏真有點着急，真倒霉，又要去聽那禿頭老頭子的教訓了。但是這晚上沒有解省，也沒有訊問，他覺得寂寞得無聊，開始與那個犯人閒談起來。

龍華道上

那個犯人是個鄉下土財主的模樣，很肥，很矮，面色很紅而略帶黑，使你一望可知他是生長在鄉間，但也沒有經過過度的勞動生活的人。

“你貴姓？”蔚西很客氣的問他。

“先生：我姓田，叫田士勤，你先生不是洋學校堂裏的先生嗎？我在自治會見過你，你爲什麼也到這裏來？”那位鄉下財主竟見過他，使他臉上紅了一陣。

『是是！我是學堂裏的，我要同他們——這班紳士們吃官司，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我……我”那位鄉下財主幾乎全身在發抖，話也講不出來；“唉！……唉！真不好說起！”他嘆息了；“現在的世界真變了。”他還是不講，慨嘆的搖搖頭。

“究竟爲了什麼事？可以對我說。”蔚西再問他一句。

“……”鄉下土財主躊躇了一回，才吞吞吐吐的說：“起初是瑞康當裏的二老板，要在北門外造一所大房子，那邊我有一所市房，他要這塊地基，想把我那所市房買去，但是先生：那所市

房我買來的時候是二百塊，不久以前我又化了二三十塊錢修理了一下，現在二老板祇肯出一百五十塊錢，我不肯，二老板就恨我了。……”他還沒有講完，蔚西插口問他：

“難道他恨你就把你捉來？”

“不！先生，你聽我講，後來那天，那位張團長張老總，他到白家橋——我們鄉下來辦公事不知怎的看了我那姑娘，就回城來同紳士先生們商量，由祥生油車裏的王老班同了地保到我家來，要我立刻把姑娘送去；先生：我祇有這個姑娘，早就出了帖子，況且張老總已經有了五個太太，叫我怎樣能夠允許他？這就觸了老總的怒，大概是瑞康當裏二老板也在老總前說了我些不好，就把我捉了來。”那位鄉下財主對於同是囚犯的蔚西，很恭敬的看待，很委曲的向他申訴。

“那你爲什麼倒能夠坐在優待所裏？”

“那是我兄弟拿錢運動來的；先生，你化了多少錢？”

“我嗎？我一文錢也沒有化。”蔚西笑笑。

“到底你們先生便宜。”

“他們現在要怎樣辦你？”

“.....”

鄉下土財主還沒有答覆，忽然門推開了，進來了一個司法警察，對蔚西說：“知事要你去講話，同我去。”那法警講話時，口沫四飛，沖出一陣使人難當的奇臭，也似乎夾着一點鴉片烟香。他不知又是弄什麼鬼，也祇得跟了那法警去。

到了一間小房子裏，早已有一個中年男子坐着，見他進來了，問了他是不是陳蔚西，他答應了是。那中年男子的態度沒有像陸軍監獄中禿頭執法官那樣滑稽，但也不見得怎樣凶惡。

『知事因為很忙，所以要我來與你談談。』那中年男子先開口，出乎蔚西意外的，原來他不是知事。

“先生貴姓！”蔚西反問他，不像囚犯與法官對語，簡直是普通交際的口吻。

『我，我是呂，我是這裏的承審員。』他告訴了蔚西。“知事本來很早就想來會你，但實在一向太忙。”他這樣客氣，使蔚西有點詫異。那承審員接着說：“我看你也不必與這裏的紳士們下

不去，大家都是自家人。”

蔚西知道他是土豪劣紳挽出來和他講條件的妥協，心想妥協也好，不值得無謂的鬧。

“我們當新聞記者的，有有聞必錄的責任，這也是法律所不能禁的；他們竟這樣無理的對我，那真是太可笑了，好吧，看他們的神通罷！”

蔚西裝出很驕傲的樣子。

“也不是什麼人和什麼人爲難，大家都是場面上人，鬧意氣也不值得，不過大家名譽都得顧到；A縣這地方也太小，不是你發展的地方，我看你還是離開了A縣吧，和平解決，大家都不失面子。”

“A縣這地方太壞，我原也不想住了，不過現在他們要無理的和我爲難，那也好，我真要對他不住！”他向承審員誇口示威；“不要講在這小小的A縣，就是在省裏，沈督軍見了我，也還要和我客氣，我難道怕他們，真是笑話！”

“大家都是場面上人，我勸你離開了A縣，他們當然沒有問題，誰願意多事？”

“我本是想走，不過他們要和我打官司，我

龍華道上

也願意碰一下子看，請他們看看也好。”

“何必呢？”

“你們不是要解我到杭州嗎？”

“不致於的，大家不願意多事，祇要你願意離開這裏，此刻就可以出去。”

“.....”

蔚西沉默了片刻，那承審員又接着說：

“我們在地方上服務，總想地方上的事越少越好，所以我好意勸你就到別處去罷，你以為如何？”他雙目炯炯的望着蔚西，似乎在逼着他立刻答覆。

“同他們打官司，也有點不值得，不過我現在沒有錢，還不能立刻走，他們如果願意和平解決也好，否則任憑他們什麼本領來都好。”

“錢的問題總可以商量。你可以今天先出去，我來為你設法子就是了，我是很希望你們和平解決的。”

“那也好，我先走了，但不能無條件離開A縣，要你負責答覆我。”蔚西自己也有點好笑，竟敲起土豪劣紳的竹槓來了。

“好！好！你先出去，明天我來造訪。”蔚西出了縣公署，回到了寓所，想起土豪劣紳的卑鄙齷齪，真又好氣，又好笑。

下一天的上午，承審員派人送了五十塊錢來，還有四包土產禮物，蔚西也不客氣收了。他並不是貪錢，實在真的沒有錢不能動身，而且他覺得敲土豪劣紳的竹槓，有特別的趣味。

這天晚上，他就搭夜車到了上海。

三

到上海閒居了月，五十塊錢也用完了，卻好在書局裏找到了一個編輯的位置。蔚西對於這工作很覺得無聊，但為解決生活問題，也不得不做。好在上海比杭州熱鬧多了，一切革命工作都比杭州緊張，所以他一方面在書局中機械的服務，一方面努力做民衆運動。

龍華道上

在A縣時曾寫了兩封信給密司章，但是沒有接到回信，蔚西還以為她沒有在杭州；在A縣兩個月，因為與土豪劣紳作劇烈的鬥爭，同時在學校裏與一般天真活潑的青年在一起，精神頗不寂寞，想念她的心，也漸漸淡薄了；到上海後，在朋友處得到消息，知道她還在杭州，他又立刻寫了一封信去，但是過了很久，還沒有回信。

青年的通行病的性的苦悶，依然不時的襲來，雖然緊張的工作免除了他許多的煩惱，不過每次想起她時，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苦悶的情緒。

這天，蔚西接到杭州朋友的來信告訴他，密司章在兩個月前姦識了一個拆白黨，她身邊的金錢首飾都被騙去了，而且那拆白黨還想把她拐到上海去圖賣，被她發覺了。她現在悔恨欲死，名譽弄得很壞，學校也將她開除。蔚西接到了這個意外的惡耗，深代她惋惜，而且覺得異常憤怒與悲哀；想起了她可愛的柔和的性情，娟麗的容貌，會使他忘却了一切去想念她！但是想到了可愛的她的肉體被殘酷的惡魔蹂躪的情形，不禁憤恨

得幾乎要跳起來叫起來了。——不過，同時他又覺得有一種神秘的希望，使他對於這希望感到極大的愉快。他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給她，安慰她、勉勵她。在這封信裏，首先述他的近狀，並表示對她的繫念，再就是很懇切的安慰她。他告訴她，在這樣萬惡的社會，要消滅這些罪惡，祇有努力革命；他又告訴她，在萬惡的現社會，悲哀與痛苦是絕大多數的人所不能免的運命，要免除這些悲哀與痛苦，也祇有革命；也祇有在奮鬥中找得到被壓迫者的安慰。

這封信寄去以後，不久就接到了她的回信。她的回信是這樣寫的：

蔚西同志：

很感謝你給我誠懇的慰藉與勉勵！

在這樣黑暗的社會中，我們弱者的出路，祇有奮鬥——革命；我們的悲哀與痛苦，也祇有在奮鬥中去找安慰；你的話真是我們的良藥！以前，我所信賴的是上帝，現在我不能不拋棄了上帝而信賴自己去奮鬥——革命！因為上帝對於我，也是對於社會弱者的

全體的悲哀與痛苦，不但無法解決，而且它是站在權力階級的地位，來欽定我們的罪狀。它完全是權力階級的工具，弱者的敵人！努力奮鬥，是我此後唯一的任務，你的忠告，謹誠意的接受，而且誓必永遠力行！

你不來杭州玩嗎？不久我或許將來上海；一切未盡的話，留待見面時再說吧。

敬祝你努力奮鬥！ 章棣華

這樣誠意接受他的忠告，而且表示這樣覺悟，應該是一個滿意的答覆，可是蔚西讀了這封信，又深深的感覺失望，因為這封信太簡單而嚴肅了。

蔚西接到棣華這封簡單而嚴肅的信後，又去了幾封信，然而兩個月間，沒有接過她一封信。從前，他確是熱烈的戀着她，在 A 縣雖然沒有接到她的信，但是依然戀着她；到上海後接到了朋友的報告，知道她受騙的情形，更代她憐惜，更熱戀她了！但是現在又漸漸的由失望而至絕望了。後來又在朋友的信中，知道她現在又和省黨部的 C 君發生了關係。這個消息起初使他懷疑，她

爲什麼愛上那怪肉橫生的 C 君呢？但是後來，証明了確是事實。C 君是忠實努力的青年，他的面貌雖然不很討人歡喜，但他的學問品格都很高尙。她愛了 C 君，固然給了他一種難言的隱痛，然而她找到了忠實的 C 君，在她確是很幸福。

從 a 縣到上海的時候，已是陽歷的年底邊了，三四個月又很快的過去了，溫和可愛的醉人的春風已經吹來，照例，青年的性的苦悶，在這個時候是最甚的，可是蔚西近來因爲工作很緊張，而且新近受了她的刺激的反感，使他厭惡異性，忘却了異性。

日本紗廠的工人罷起工來了，工人運動的發展，使一切民衆運動都緊張起來。蔚西一面發起組織書局裏的職工聯合會，一面往各工廠規畫指導一切，幾乎連吃飯時間也沒有。

書局裏的職工聯合會成立了，蔚西被舉爲執行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工會成立以後，第一個工作，就是向資方提出要求加薪與改良待遇的許多條件，但是廠方不能容納，職工方面立刻罷起工來；勞資雙方相持了一星期，資方還不肯有一點

讓步。這時正是日本紗廠罷工風潮日趨惡化的時候，因為廠方嚴重的壓迫，激起了工人搗毀機器等的暴動，加以青島日兵屠殺工人的惡耗傳來，全上海市的人心都異常激昂，尤其是工人階級。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蔚西的書局裏的工潮，也漸漸的趨向惡化，工人有搗毀工廠，毆辱工頭的舉動，以致資方勾結了巡捕房，以宣傳赤化，妨礙治安的罪名，逮捕了工會方面的幾個領袖，工會也被解散了，罷工運動歸於失敗。

蔚西被捕以後，被判了一個月的刑期；工部局的判決，是無處可以上訴的，蔚西祇有忍受了非法的判決，坐了一個月的外國監牢。

一個月的刑期滿了以後，蔚西從外國牢監裏出來，那時上海市上的空氣更緊張激昂；工人領袖郭子洪被殺了，募捐接濟工人的學生被捕了，發傳單的學生也被捕了，甚至於學生四五人以上一起走過租界，也被捕去了；還有租界當局所頒佈的許多苛例，什麼交易所註冊案，什麼碼頭捐，什麼印刷附加稅，等等使華人不能承受的條例，引起了全上海市民劇烈的反對。學生聯合會已

經議決組織了許多講演隊，到租界各馬路去公開講演，準備犧牲的決心，與帝國主義決鬥。

蔚西從監獄裏出來，書局裏當然不能再去，好在這個時候，正是需人孔亟的當兒，他就到了一個高級黨部裏工作。

蔚西從監獄裏出來的第三天，就是上海學生出發租界講演的一天，他也跟了去指導講演。

他跟了講演隊正在一條馬路上講演，忽然來了一羣紅頭巡捕，幾個正在發傳單的學生被捕了。

『去！去！大家去！』羣衆慷慨激昂的情緒，緊張到了極點，一陣吶喊，都跟着被捕的人擁去，一路還是發傳單，喊口號。迎面又來了一羣巡捕，被捕的人更多了。

蔚西跟着羣衆擁到一條最熱鬧的馬路上，前面也擠滿了羣衆，已經把一條馬路擠得斷絕了交通。這時候，他全身的血都沸騰起來，很不立刻把帝國主義的走狗巡捕打死了。

正擠在馬路上，跟着羣衆慢慢兒一步一步推進的時候，忽然羣衆起了一陣意外的騷動，秩序

龍華道上

頓時大亂起來，像一種鉅大的力量在推下來；他知道發生了事變，但是前面的羣衆如潮一樣湧下來，他也不得不跟着向後退了幾步。

『噼啪！噼啪！』他聽得很清楚，前面在開槍了。槍聲繼續着在响，羣衆更慌亂起來，他也祇得跟着退到了別一條馬路，那時他頭上的草帽，衣襟上的自來水筆，早已不知去向了。

到了後面一條馬路上，羣衆漸漸散開了，他還想上前去看一下，但是已經特別戒嚴，巡捕，陸戰隊，用鐵甲車守住了路口，通不過去了。

他知道了，是巡捕開槍，打死了幾十個學生，工人，商人，市民！

回到黨部裏，那時黨部裏的情形已非常嚴重，各處的報告陸續到來，這個學校裏打死幾個，那個工廠裏幾個失蹤，那個區分部幾個受傷。

慘案發生以後，帝國主義還是繼續着殘酷的屠殺和橫行。蔚西的母校 S 大學，也被封了。

全上海市的總同盟罷工罷課，租界上的罷市，在屠殺後就開始了，黨部裏的工作，緊張到了沸點；蔚西奉了黨部的命令，在北市主編了一個

××日報，每天出一小張，這是專對這個運動而辦的。蔚西白天在黨部裏及學生會方面工作，晚上編報；不用說，他是這運動中一員有力的戰將，他很忙。

因為帝國主義走狗的破壞，一個月以後，這個轟轟烈烈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漸漸消沉下去了，政治上的壓迫，漸漸嚴重起來，許多在這個運動中最重要工會被封了，領袖被捕了，一切的工作，由公開而秘密起來。××日報停版了，他在黨部裏的工作也辭去了，因為他與黨部負責人的意見有些相左。

蔚西近來精神上很感覺痛苦，這大半是受了政治環境的影響，民衆運動的消沉，給了他一個很大的刺激。此外，關於家庭問題個人生活問題等等，也給了他許多刺激，使他的思想漸漸動搖起來，他的勇氣漸漸的消沉而趨於消極。

當民衆運動最緊張的時候，蔚西接到家裏來的幾封電報，是父親病重，要他回去；但這個正是他工作最忙的時候，所以屢次想回去，總沒成行。後來，父親就死了；既已死，當然更沒有回

龍華道上

去的必要。

父親的死，當然給了他精神上一個很大的打擊，當然引起他悼惜之感，但當時一心努力於工作，雖然有時想起未免可悲，但立刻就忘記了；而且有時反覺得父親死了，減輕了自己將來的一點負擔，可以毫無掛累的努力革命。但是現在，熱烈的空氣已經完全消沉了，本來每天十四五小時工作的他，現在一點事不做了；一個人到了無聊的時候，一切的悲哀痛苦都要引起來了。想起了身世飄零，父母雙亡，不禁要感慨流淚。前途茫茫，無歸無宿的悲哀，在以前，他是絕對不會想到的，現在却強烈的感覺痛苦了。以前的勇氣，以前的信心，現在都成了無聊的回憶。

精神上的苦悶，一天一天加重，同時物質上的壓迫也跟着來了。再過一個星期，包飯館裏要錢了，房租也快要滿了，而且天氣又漸漸的寒起來，要準備冬衣了，而且自己身邊祇有五六塊錢。

生活問題一天天嚴重起來，使他有些恐慌了。精神與物質的壓迫，使他不但對於革命消極，

而且覺得人生的無謂。近來，他對於死者引起強烈的羨意，但他也知道他沒有勇氣自殺。他想最好能夠像魯濱孫那種漂流到一個人跡不到的荒島上去，永遠與人類隔離；至少，也應該在非洲的沙漠或南洋羣島的荒山裏居住，使他的朋友，使所有認識他的人，都不知道他下落。但這些都是幻想，擺在他目前的，是實際的生活問題的逼迫，使他不得不拋棄了幻想，而去找生活的出路。

他想回故鄉去，從此隱居不再問世，但這是不可解的事，已經破產的家庭經濟狀況決不容許他閉門坐吃；而且實際上他也不能永遠拋棄一切，隱居鄉下。最好是下了犧牲的決心，到工廠裏去做工人運動，但他又不願意這樣做，雖然在革命的立場上是應該如此。其實到什麼地方去做工作，他都不願意，而且也沒有機會。

這個問題使蔚西躊躇了好久，正在無法解決的時候，卻好接到廣東朋友來信，邀他到廣東去工作。廣東是革命的根據地，是一切軍閥鐵蹄下人民理想中的樂園。蔚西從前就想去，現在既然有了機會，那自然更好了。他決定了去廣州。

四

到廣州已經兩星期了，這兩星期中的見聞，使我的精神上起了好大的一種變化。我深自承認，我的缺點太多，尤其是我的懦弱。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危險！當我沒有到廣州來時前的一種時期，我簡直吃了迷藥似的，突然改變了我原來的思想。有時，我簡直要自殺，有時想長此隱居。那時，我對於人間的一切一切，都消極了。如果這次沒有到廣州來，沒有到這革命的根據地的廣州來受濃厚的革命空氣的薰陶，那也許我從此墮落到 可挽救。…！真是危險！

我深知我自已意志的薄弱，在稍不如意的環境之中，我的思想就會動搖起來這是多麼危險呀！但是，親愛的朋友：我現在能夠

堅決的自信，從此以後，我當拋棄一切，以全力來為革命鬥爭！我常常以此自勉，希望朋友們也常常勉勵我。

我的缺點之多，我很知道，可以告慰的，也在我自己知道我的缺點，而且，能夠盡我的力量去矯正。

現在廣州還不能算是我們理想中的樂園，但廣州確是可愛，確是革命空氣最濃厚的領帶。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在別的地方所不能看到的令人快意的事；在這裏，我們可以充分看出社會打破統治者的力量，使我們可以預計將來的地位，無疑的可以走上權力階級的地位，而使現在社會之統治者變為被統治者。這個現象，增加了我許多的勇氣，決心。無論如何，此後我當永遠的為實現人類的最高理想，為解除被壓迫的痛苦而奮鬥！

這次到廣州，在我的生命史中，將占最重要的一頁，渡過了我生命史最危險的一個階段。

麓華道上

蔚西到廣州以後，在給他朋友的信中，有這樣的一段。

蔚西現在××學校政治部工作，工作很忙，但是很愉快。每天黎明，起床號吹了，他就起床一直工作到深夜。在愉快而努力工作着的時候，偶然想起來未到廣州來以前的一個時候的消極的危機，幾乎駭出了一身冷汗。他深自痛責，爲甚麼會這樣墮落？同時，他又覺悟到這樣的危機有再來的可能，他寫了『堅忍勇毅』四個字，掛在寢室的壁上，以資自勗。他立誓以後要堅決的一致的努力。他在日記簿中這樣寫了一段：

我深深的承認，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智識份子，雖然我現在是熱忱爲被統治階級服務，可是我應該承認，我具備一切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應有的缺點。

雖然我目前是確信我的思想是固定了，雖然我給朋友的信中，說我的思想永遠不會動搖；但是，我應該承認，我是願意這樣，願意我的思想永遠不會動搖，可是我們的思想是環境決定的，而我們的環境又在隨時變遷。

因此，我想昨天給朋友信中說我的思想永遠不會動搖，實在是虛偽的。

青年都是有血氣的，在這樣革命空氣熱烈的廣州，誰不願意跟着喊幾個口號呢？如果准能夠保證我的環境永遠是在這樣『和平（不須犧牲）而熱烈的革命』空氣中，那我就可斷言——不是虛偽的斷語，我的思想是永遠不會動搖了。

我的家庭經濟已經破產，但我總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意識是矛盾動搖，現在我雖然是在高喊着口號，但我確是這樣的一個代表。

這是我的缺點，這是我的危機！

雖然，我是恨統治階級，很願意為被統治者犧牲，但是我不能否認我還有一種其他的強烈的要求，如果這種要求的對象是與革命利益衝突時，那我說不定會成為時代的叛徒。唉！真是危險！

如果缺點單祇於此，那末危機還不算是很大，可是我的缺點還多着哩。

資產階級的種種不良習慣，我幾乎完全具備了。

例如，我常常感覺得身世飄零的悲哀，其實，這是十足的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一個獻身於革命的人，還應該念着自己的身世嗎？

我常常有許多不好的想念。我應該忠實的承認，我是一個無能者，但有時，我把我自己看得太高，簡直什麼人都瞧不起。我更應該忠實的承認，我的領袖慾常常在我的行動上明白的表現出來，至於我內心希望自己造成一個領袖，那是更不用說了。

還有，我的生活不能減低下來，這也是很危險的！總之，我是具備小資產階級一切應有的缺點，我應該忠實的承認。

我是看得很清楚的，我們的出路祇有這一條！這條路上是佈滿着荆棘，要我們努力去革除。我的這些缺點，都和這個路的工作有妨礙。普通的小資產階級的缺點，就是看清楚而不能動手。這點，我應該深自勉勵！我應該時時不要忘記我所負的時代使命，我應該

革去一切不良的習慣和意識，我應該時刻注意。

我忠實的在這裏寫出我的缺點，我立誓隨時隨處來矯正。

我的生命就在於此！

蕭西這樣沒有系統的寫了一些，讀了一篇，不禁又懼悚起來。他又提起筆來，繼續寫了一行：

我雖然有這麼多的缺點，但我必努力矯正。我相信，我是永遠在前進，決不退後。我當時刻努力着！

在××學校工作了五個月，調開××黨部，因為黨部的工作，比學校裏的重要。在這五個月中，可說是他最努力的一個時期。在這五個月中，他確是拋棄了一切的想念，一心努力於工作；但是到××黨部後，他的行動又漸漸浪漫起來了。

黨部裏沒有像軍事學校那樣嚴格，在裏面辦事也是很隨便的，革命的空氣也沒有像軍事學校那樣濃厚。黨部裏辦事的青年，大都穿

着漂亮的西服，有許多還帶着娟美的愛侶；尤其是青年的苦悶生活。單調，枯澀的精神上的壓迫，一天天嚴重起來，使他發狂似的不能自主了。

蔚西今年已經念歲了，還沒有愛人，而且還沒有嘗過愛的滋味。在××學校五個月，因為環境的嚴肅，使他一心努力於工作，並沒有感覺沒有愛人的痛苦，現在却忍不住了。聽到朋友們談到某君的愛人如何漂亮，某君的愛人如何有學問，某女士怎樣愛某君，某君的戀愛怎樣成功這一類話，他心裏異常難過；尤其是他看見比他年輕的人，也有了愛人，更使他心痛！

年齡一天天大起來，青春的悲哀也一天天加甚。他常常對鏡自照，覺得自己一天天老起來了，面色也漸漸的黃起來，鬍子也慢慢生出來了，因為遺傳性的原故，白頭髮更是多不勝數，這些都使他非常傷心！

他常常自恨自己太不善與異性交際了，這是他找不到愛人的第一原因。他對於異性的熱慕到了極點，但是每次見了年青的異性，總不自禁的

面紅心跳，要他和異性應酬，一句話也沒有講，面色就紅得像關雲長一樣。當他每次和異性見面時，很勉強的很羞澀的敷衍了一回之後，等到那異性去了，他又深恨自己太沒用了，常常以牙齒咬自己的下唇，痛恨每次良好機會總是這樣的失去了，他立誓，以後見了女子，一定，很大胆的很大方的應酬；但是到了下次與異性見面時，勇氣又沒有了，心還是跳，面還是發燒，口裏還是期期艾艾的講不出話來。

他在大東路靠馬路的一個三樓上住着，樓下是一個女工縫衣店，二樓是女工的宿舍。女工縫衣店裏有四個女工，二個年紀已經大了，還有一個年紀輕一點的，也生得很醜，獨有一個很美麗，尤其是那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有足以迷感成千成萬男子的魔力。他最初看見了她的媚眼，就情不自禁，近來更是狂熱的想着她。每天到黨部去辦公及黨部辦公回來，走過縫衣店的門首，總是去偷看那漂亮的女工。有時她也在偷看他。他很想那縫衣店去縫些衣服，借機與她們接近，但是自己穿的是西服，縫衣店是不能縫的，如果特

龍華道上

意要去縫長衫馬褂，那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嗎？所以幾次想進去，終於不敢。有一次他由外面回來，走上扶梯的時候，恰好那年輕漂亮的女工正在走下來，他的心突然狂跳起來，看也不敢看她一看，匆匆的在她的身邊交叉的走過了。回到自己房裏，又深深的失悔起來，爲甚麼不對她親熱的表示一下，錯過了這種千年難逢的機會。過了幾天，有一天的早上，他走下扶梯來，恰好她又正走上來，她先瞟了他一眼，微笑低下頭去，向上走來，他的心又跳起來了，這次總算鼓足了全副精神，當着兩人交叉經過時，他用右手在她的腿上拚命的捏了一下。他的心跳得不能自主了，她並沒有發怒，面上紅紅的逃了上去。她到了黨部裏，心裏還是跳個不住。他覺得剛才的舉動太下流了，但確是生平第一次嘗到的愉快。這天在辦公廳裏胡思亂想了半天，簡直一點工作也沒有做，連今天的報也沒有看清楚。

下了辦公廳，急忙回到寓中，在縫衣店門首望了一望，她沒有在，他立刻覺得有一種莫大的希望似的，以爲或許走上扶梯去又值她一下來；

但是失望了，連她的影子也沒有見。他回到了房中，想起早上的遭遇，不禁週身發起燒來，頭有些昏，心房也跳得很利害。在房中走了幾轉，還是按不下去，祇得拿了一份新由日本寄來的雜誌，帶了一把籐椅，走到曬台上去。

曬台上晒着許多衣服，一件粉紅色的女子襯衫，特別顯出誘人的魔力，他知道這是她的東西，不由自主的把椅子和書都丟在一邊，跑到竹桿邊，拿起那件襯衫來嗅了一陣。

“做咪吔？”他正在得意忘形的嗅那粉紅色的女子襯衫，忽然背後發生這樣的怪聲，嘩天的霹靂般把他驚了一驚，連忙回頭一看，啊！啊！天哪！這是多麼難為情呀！原來是那母夜叉樣的縫衣店的女主人，走上來收這些衣服，見他在弄那襯衣，還不知是甚麼一回事。他慚愧得無地自容，也不顧椅子和書，面孔漲得像豬肚子一般的逃了下去。

回到了房裏，心裏非常悔恨，想不到自己會下流到這樣，但想起了粉紅色的醉人的襯衫，又恨不能再在扶梯上碰見她，拚命的去捏她一捏。

果然在這一星期中，在扶梯上又遇見了她一次，捏了一次腿；但這些祇有更增加他的肉的衝動，使他益發發狂似的難過。有一天的晚上，他在一位朋友處飲酒回來，已經有些醉意了，他走上扶梯，上面下來了一個人，他一看是她，不禁心花怒放，像餓虎一般的兩手伸上去抱她。

“衰鬼！做咪吔？××××××××……”出於意外的，在夜色朦朧中看錯了，下來的不是她而是夜叉婆般的女主人。她見他發瘋似的撲過來，不禁駭得叫起來，罵了他幾句，他祇懂得“衰鬼，做咪吔？”，其餘的廣東話他沒有懂，也沒有聽清楚。那夜叉婆一叫，縫衣店裏跑出三四個人來看，他慚愧得飛的一般跑上樓去，倒在自己的床上，還彷彿聽見底下在罵。

明天，他不好意思走下去，躊躇了幾回，終於鼓足勇氣，走了下去，低下頭，匆匆的在縫衣店面前逃過了。

昨晚的事太唐突了，簡直使他無顏再在縫衣店面前走過。他很想搬走了，但黨部附近沒有比這裏適宜的房子，而且他實在有些捨不得離開她

，所以還是厚着臉住着。不知怎的，這事發生後的第四天，縫衣店闖家連店都搬到別處去了；這雖然減去了他一點慚愧心，但她走了，實在是很可惋惜的。

自從縫衣店搬走以後，他的狂熱漸漸的低壓下去，但是性的苦悶依然壓迫着他。

到廣州後曾寄過三封信給煒華，接過她兩封回信，又是好久沒有信了；最近才由朋友的來信中，知道她已經和O君破裂，另和黨部一位同志結合，而且由他同她到戲園去了，但是她並沒有信來。

五

蔚西雖然這樣狂熱的傾慕女性，他對於愛人的選擇雖然沒有嚴格的條件，但是面貌過分討厭的女性，究竟也引不起他的愛。到××黨部以後

龍華道上

，認識了一位姓馬的女同事，這位馬同志做工作很努力。所以他對於她有相當的敬意，但這不過是一種普通同志間的情感，起初他並不感覺什麼，後來他漸漸的發覺了馬同志對自己起了強烈的愛。她對他有許多使他可感的表示，但這使他非常痛苦。她的美意盛情固然可感，但他祇有辜負她這種美意深情了，因為他不能愛她，他覺得她的面貌太不能引起他的愛。

當他寓所樓下的縫衣店搬走後不久，黨部裏新來了一位姓林的女同事。這位姓林同事學問很好，性情靜默寡言，但是待人接物異常和靈活潑。她做工作很努力，有暇的時候，就是看書。他很欽佩她，尊敬她。因為同在一部辦事，所以常常有接近的機會。他覺得她雖然柔和可愛，但同時是最肅可畏；所以除了敬佩她以外，絕沒有一點野心。後來知道她已經有愛人，自然更不致有別的念頭了。有一天她同了一位比她更美麗活潑的年青的女同志到黨部來玩，她爲他介紹，那就是她的妹妹芳競。他見了她，立刻感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神力在向他襲擊，使他靈魂離開了軀壳

的似的身體飄浮起來。他知道這是因為對她起了一種說不出的熱烈的愛慕的原故。他覺得在他所認識的許許多多的女子之中，再沒有比她更可愛了。她的天真，她的活潑，她的柔和，她的美麗，她的一切一切都使他愛慕到了極點。這天晚上，他簡直整整的一晚沒有睡，祇是轉輾的想着她。

從這天起，他常常有機會和她見面，有時是她姊姊同她到黨部來，或到他寓所來，有時是他去訪她們。他們見了面總是愉快的談笑，他們的交情也一天天深厚起來。他知道她是高中畢業，學問很好，現在政府的××部工作。

他們的情感雖然一天天的增進，但是他總不敢向她表示他是在如何的愛她，見面時都不過是很謙遜的談談。但他近來的精神生活已經和從前完全不同了，他覺得有了這樣的朋友，就是不能做自己的愛人，祇要她不厭棄他，也就很幸福了，而且他覺得她對自己很好，前途也很有希望。

有一天，他從大東路坐加拿大長途汽車到長堤去，到了財政廳，要下來換車；由財政廳到長

龍華道上

堤的汽車，已經載滿了搭客，他上車之後，已經沒有座位了；過了一刻才不知怎的擠到了一個座位。他剛才坐穩，車子停了下來，又上來了幾個搭客，車中更擠得不堪。真是出人的意外，在這回上來的幾個客人，她是其中的一個。她跑來趕搭車子，跑得很累了，上車後又擠得不堪，車身又是震動得很，使她站也站不住。因爲人太擠了，起初他並沒有看見她，她也沒有見他；後來下去了一個客人，他才見了她，她已經站得很累了。他連忙站起來讓她坐了，她謙遜了一下，就向他笑了一笑，表示她的謝意，就坐了下去，他站在她的面前。起初是因爲車身的震動，使他的膝部與她的膝部接觸了一下，他像觸了電似的立時感着一種說不出的愉快。車身接連震動，他也故意把膝部碰到她的膝部上，後來簡直把膝部貼在她的膝部上不動了。他這時愉快到了極點，他陶醉了！她把頭低了下去，兩頰紅紅的坐着不動。

車到了青年會的門口，他的目的地已經到了，但是他看她還坐着，也就不下車了，一直到了西濠口，看她站起來要下車了，才跟她下去，很

愉快的告別了。

從這一天起，他們的交情又更進了一步，但是他還不敢表示他的愛意。

過了四五天，他因為公事，奉命到Y埠去了，臨行的前一晚，他約她到珠江去吃了飯，到中央公園去玩了一回。他似乎有許多話要說，但說不出來。她也是低着頭，默默的不作一聲。他猜她也和他一樣的有許多許多話要說而又說不出來。他們默默的在中央公園走了一回，又到海珠公園的石凳上坐了一回，夜已經深了，她才向他告辭回去，他送她出來，並不坐車，步行一直送到她家門口，才向她告別了；她看他走後，才進門去。

這晚上他又是一夜沒有睡，想起她那種種可愛的地方，恨不立刻起來擁抱着她，表示對她的熱愛。他知道他們的熱度已經到了正式求愛的時期了，但是他總沒有勇氣提出，她當然更不會先提出來的；他決意這次到Y埠後，立刻寫一封很熱烈的信給她，表示他對她的熱度。

到Y埠後，他照他原來的計劃，寫了一封信

:

芳競最親愛的最親愛的妹妹：

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寫這封信給你，
也以十二萬分的誠意，懇求你原諒我！

我是一個天涯飄泊的浪子，我沒有父母，沒有兄弟，沒有一個比較親近的人，更說不到知心的人。在過去，——和你認識以前，我的生活祇是單調，枯寂，苦悶，悲哀。我的痛苦與悲哀也祇是我自己來承受，可以說，我是一個悲哀的孤獨者。因為我不善於奉承一班所謂名人與要人，所以我不能為任何人所賞識，我也不願意求他們的賞識。因為我的性情過於戇直，所以往往不能為朋友所諒解，我也不一定要求他們諒解。因為我不善於交際——也可說是太不會用手段，我祇憑着我真摯的情感，所以不能取得異性朋友的同情。所以到現在，我依然是一個悲哀的孤獨者。親愛的妹妹：在沒有認識你以前，我真疑心世上沒有一個真情的人，更沒有一個能夠了解我的真情的人。因此，我對於

一切人情交際，都很消極。我以為社會祇是殘忍冷酷，我以為人類祇有虛偽，驕傲。我感覺到社會所予我們的祇有悲哀與痛苦。因此，我有時消極到簡直想自殺；因為一個人抱着火焰一般熱烈的情感，而無處發洩，得不到一點同情，這樣的人生有什麼意義？但是認識你以後，我才知道社會人類中與我有同樣的真摯熱烈的情感的人還是很多，我才知道人生是有意義的，人類的生活決不是永遠是苦悶與悲哀。

在沒有認識你以前，我祇有把我火一般的熱情，蘊藏在我的心坎裏；我願意爲了我所愛的人，犧牲我的一切，但是有誰能夠了解我的真情？這是我所最感痛苦的事！親愛的妹妹：自從認識你以後，我再不能抑止我火焰一般高漲的情感，我真說不出我是怎樣的狂熱的愛你！你在我面前的時候，雖然你是默默的坐着，也足於使我忘去一切的悲哀與憂患；你的一言一笑都足給我以莫大的快感；無論此刻我是在怎樣的煩悶悲哀，祇要

見了你，一切一切的不快意的情緒都失去了。在你的面前，無論在什麼時候，總使我充滿着幸福的希望。親愛的妹妹：我不知道我爲什麼怎樣狂熱的愛你，現在，我簡直一刻也不能離開你了；當我有什麼不快意的時候，就立刻想到了你，想到了你，我的精神上就會感覺得說不出的甜蜜的愉快。

親愛的妹妹：可是我雖然這樣熱烈的愛你，我總不敢在你面前有絲毫的表示，我怕你責我冒失，我怕你不能鑑我的苦衷，所以我雖然屢次想對你表示我的熱忱，但總是不敢。這封信是躊躇再四，才鼓足勇氣寫成的。妹妹：也許你還要責我唐突，甚至罵我無賴，但我不能再顧慮這些了，因爲蘊藏在心窩深處的熱情的火焰，再不發洩，我真會發狂了。這封信原是很唐突的，甚至於是無賴的，但是我祇有請求你原諒了！親愛的妹妹：我再不能抑止我心靈中的火焰，我祇有盡情傾吐於我所最傾愛的人之前。

我覺得人生意義頂要緊的條件，是找到

精神的慰藉，如果沒有精神上的慰藉，那末他的生活祇有單調，煩悶，悲哀；這樣的人生祇是痛苦。所以我以為愛就是生活的源泉；一個人如果得不到愛，那這種人生是沒有一點^多的意義。但是我以為愛是神聖的，愛是沒有代價的，——有的祇是犧牲，決不是黃金祿位所能收買。我沒有黃金也沒有祿位，但我並不以為我就此沒有求愛的資格。我沒有黃金貢獻給我所愛的人，我所有的祇有一顆赤裸裸的心。我從我的心坎裏拿出這顆心來貢獻給我所愛的人，我願將我的生命，將我的一切一切貢獻給我所愛的人！我願意爲了我所愛的人犧牲我的生命，犧牲我的一切一切！也祇有這樣的犧牲才有換得真正的愛的價值。親愛的妹妹：你是我所傾愛的人，我十二萬分誠懇的懇求你，希望你接受我的一點誠意！妹妹：我當傾我所有的來愛妹妹！爲了妹妹，雖然是粉身碎骨，或是斷頭折肢，都是願意！

我所傾愛的妹妹：我以十二萬分的誠意

寫這封信，我是十二萬分誠意的愛你！我不是一個輕薄的青年，這是我敢深深自信，並希望你信我的。我雖然沒有一點所長，但我的熱烈的心，我愛你的熱忱，我能夠深信是永久的永久的！祇要我的生命存在一刻，我愛你的熱忱就存在一刻。這點，我希望你能深信我不是騙你，或一時情感的話。

妹妹：我是這樣的傾愛你！當然我是十二萬分熱望你能夠接受我的愛，縱然因為我沒有愛人沒有受人愛的資格，使你不能接受，那也希望你能夠立刻給我一封信。妹妹：在這裏我還敢再說一句，如果你能夠接受我的愛，當然我是傾心的愛你，為你犧牲一切，決不再愛第二人；縱然你不接受我的愛，那我從此以後，將我的熱情永遠的埋葬在我的心窩裏，決不再對任何人發洩。我是十二萬分愛你，縱然你不愛我，我已經把我的心，把我的一切一切都獻給你了！

我是昨天晚上到Y埠的，大約在這裏還有半個月的停留。妹妹：你收到了我這封信

，無論你對我的態度怎樣，總希望你立刻給我一個回信，我是像孺子盼他的慈母一樣的盼着你的回信！

心裏要說的話太多，將來陸續說罷；此刻心意繚亂，寫也寫不出來。

祝我所傾愛的妹妹快樂！

芬姊代候。

熱烈的傾慕你的蔚西

他一口氣寫完了這封信，又讀了一遍，自己覺得不能滿意，似乎心裏還有許多話沒有說出來，覺得這封信裏還沒有表示他熱情的萬一，他想另寫一封，但是心裏是那樣的紊亂，提起筆來，簡直無從說起。他祇得勉強把牠封了，正在將郵票貼上去的時候，面部忽然一陣發燒，他突然又覺得這封信太唐突了，她一定要見怪，豈不是要妨礙我們的交情嗎？這封信總是寄不得。他想立刻把信丟了，但又回憶起自己對她的熱愛無從表示，見了面當然更說不出來，還是趁着這難得的機會，把信寄去，如果她不能原諒的時候，再誠懇的寫信去懇求她。如果這封信不寄，將

龍華道上

來見面時是沒有勇氣去向她表示的；他決意去寄。

到了郵政局的門口，他的心裏又突然一跳，不敢走進去，低着頭匆匆的走過了。走過了郵局，心裏又後悔起來，決意回去再寄。回到了郵局門口，硬着頭皮走了進去，走到寄快信的櫃台前，想打開手裏提的皮包，把那封信拿出來寄，但是心裏又跳起來，好像自己在做賊，有幾千百隻眼睛在望着他，他連忙低了頭，掖了皮包，匆匆的逃了出來；出了郵局，立刻跳上了一乘人力車，回到了寓所。回到了寓所，心裏又痛悔起來，覺得自己太沒有勇氣了；這封信不寄，真是失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寓所裏正在開上飯來，本來此刻他的肚子有些餓了，但是他決意即刻回到郵局去寄。免得到了郵局再打開皮包來的麻煩，所以他把信取在手頭，坐了車子直往郵政局去。到了郵局，鼓足了勇氣，把快信往櫃上一放，像自己犯了什麼罪，看也不看一看。

“寄快信嗎？那邊！”原來他做賊一樣的心慌，把快信送到擠號信的櫃台上去，郵局人員告

訴他以後，他慚愧得臉上漲得飛紅，低著頭跑到快信台上去寄了，立刻逃了出來，心裏還是跳得很利害。

把信寄出以後，心裏舒快了許多，懷着無窮的希望，回到了寓所。到了寓所，又覺得有點恐懼，他怕她接到了這封信，罵他無賴，瞧他不起，以後不理他了。但他一時又覺得有無限希望。希望與恐懼交戰着，使他忘却了一切公務。

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依然還是希望與恐怖交戰着；他覺得一不做二不休，既已寫了信去，不如再寫一封去，因為第一封這有許多要說的話沒有說，所說的不能表示他熱情的萬一。他決意又寫了一封：

我所傾愛的最親愛的妹妹：

昨天給你的信，不知收到了沒有？寫這封信費了許許多多的週折，信裏的話是很早很早就想說的，但總沒有勇氣說；躊躇了很久，就寫了這封信。寄這封信更是費了許多週折；我是真想把我所要說的話對你說，但是寫好了去寄又怕你罵我唐突。罵我無賴；

龍華道上

想寄，不敢寄；想寄，不敢寄；終於鼓起了勇氣，把它寄出了。寄出以後，又很後悔，深懼你收到了這封信要罵我，但一時又覺得你必然能夠原諒我，所以又懷着無限的希望。從寄信以後到此刻，一直是希望與恐懼交戰着。

我雖然怕你罵我，但我總是希望你能夠原諒我。而且，縱然你不能原諒，我也應該將我心裏所要講的話，傾獻給我所傾愛的人。

前天的信是在匆促焦慮的時候寫的，所以還有許多許多的話未講；所講的也不能表示我的對你的熱情之萬一，所以今天又寫這封信。親愛的妹妹：我心裏是如何的傾愛你；要把我傾愛你的熱忱用筆來描寫出來，這真是難事！尤其是對於文學描寫技術缺乏的我，更如登天之難。所以我今天雖然想在這裏補充我上一封信所不足的意思，其實也是毫無補益的事，不過我還是要寫。

親愛的妹妹：心裏要說的太多了，但是

從何說起呢？

當我動身到Y埠來的前一晚，我們由珠江出來，到中央公園，到海珠公園，這麼久的時間，我們講的話很少，並不是沒有話講，實在有很多的話，祇是講不出來。可惜我不是一個文學家，不能將那時我的心理狀態描寫出來。當時我恨不立刻跪在你的面前，向你申訴我愛你的熱忱懇求你接受，但是我終於沒有這個勇氣，連想伸出手來握你的手，也是不敢。

妹妹：請你信我，我實在愛你到了極點，我願以我的生命，以我的一切，來換得你的愛！如果這次的要求你能夠接受，自然是我的幸福；但你如果拒絕了我的要求，妹妹：那我真是沒有話可說！上次我給你的信中已經說了，我的精神上一刻也不能離開你；不但我前途的一切希望都在你身上，就是在目前，如果你拒絕了我的要求，那我不真知要怎樣呢？妹妹：我的精神上簡直一刻不能離開你了！離開了你，就與魚離開了水，人

離開了空氣一樣的不能生存。總之，我的運命現在的永遠的在你的手中，請你鑒察我的一點痴誠！

除了小孩子時代父母的愛護外，我沒有得過任何人的愛，也沒有將我的愛施之於任何人。我所受到社會的待遇，祇是冷酷，虛偽，殘忍。與你認識以後，我才開始感到人生的意義。現在，我愛你，熱烈的愛你！我將我的一切一切貢獻給你；我唯一的要來是你接受我的愛。除了你以外，縱你是不能接受我的愛，我也決不再施愛於人，或接受任何人的愛。你能夠接受我的愛，自然我們是永遠的伴侶；即是你不接受我的愛，我也永遠以你為我精神上唯一摯愛的人。你能夠接受我的愛，自然我要為了你去犧牲一切；你不愛我，我也願意盡我的可能以至於犧牲一切，在友誼的地位上幫助你，希望你得到最好最好的愛侶，永遠幸福無量！

親愛的妹妹：一個青年開始向異性求愛的時候，照例要說許多熱烈的懇切的話，但

龍華道上

是多半是感情衝動，甚或完全是虛偽的。我誠懇的要求你，妹妹：請你相信我上面這些話不是一時感情的衝動，更不是虛偽的欺騙你，都是從我的心窩深處挖出來的。你能夠接受我的愛，當然不必說，就是你不能愛我，也希望鑒察我的愛你是出於誠意，而且是永永不變的！

無論如何，縱然你是不能接受我的愛，也希望立刻給我回信，並且此後如果是在兩地的話，常常通訊。

Y 埠的名勝古蹟很多，但我沒有心緒去玩。

在這裏的逗留至多是半月，少則十天八天也不一定。

下次再寫，祝你快樂！

熱烈傾愛你的蔚西

六

在這封信寄出後的五六天，接到了她的回信。當郵差送來一封快信，他看見信面上是她寄的，心裏不禁怦怦的跳起來。他的希望都集中在這封信，這封信關係他一生的幸福。在沒有接到她信以前，他時刻在盼望着她的來信，但是接到了她的信，又覺得有一種恐怖襲來。他最怕信中給他一個失望的答覆，那簡直是斷送了他的一生。因為他覺得離開了她，一切的生活都沒有意味。他把信吻了一下，還不敢拆開來，但是信已經來了，如果是失望，那不拆也還是失望，所以終於拆開了。信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哥哥：

郵政局真是腐敗，你前後寄的兩封信，我竟是同時收到；哥哥，累你盼望了，郵差誤事，真是可惡！

你來信所說的，我完全相信是出於你的至誠，我真感謝你！哥哥：在認識你以後，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很誠懇的青年，也因為是

這樣，我才願意與你接近。你這樣的傾愛於我，真使我感激而又慚愧！哥哥：我是不值得你這樣傾愛的，你這樣誠摯的愛我，我也誠摯的接受，並且，哥哥，請你也相信我，我也是同樣誠摯的熱烈的愛你，永久永久是這樣的愛你！

哥哥：我也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我們真是同病相憐；我所受到社會上的待遇，也祇是冷酷、虛偽、殘忍。真的，我完全與你感覺一樣，在沒有認識你以前，我總覺得人生是枯澀煩悶，人類是虛偽殘忍；尤其是我覺得一般男子——更其是青年男子，更是虛偽殘忍！他們專是欺騙女子，以女子作他們的玩具，供他們犧牲。實在說，在沒有認識你以前，我痛恨一般男子，幾乎覺得凡是男子都是可厭可惡；但真是奇怪，認識你以後，我過去的觀念完全推翻了；你不但不是可厭可惡，而且是說不出的可愛可親。每次見你的時候，我的心中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所以我們每次見面的時候，我總不願意立刻

龍 華 道 上

就走。尤其是你這次臨行的上一晚，我們在中央公園、海珠公園的時候，我的心裏說不出的難過，雖然明明知道你是不久就回來的。你送了我回到家裏是的時候，我不禁吊下淚來。你去Y埠以後，我感覺得非常無聊，感覺得煩悶。哥哥，我知道你也是和我一樣。

哥哥，我也沒有禮物送給你，我也誠意的將我這顆心貢獻給你！我愛你，永遠愛你！我是你的，我也願意為你犧牲一切！哥哥，請你永遠的永遠的愛你的妹妹。

你在Y埠的工作很忙嗎？哥哥，一切請你要自己保重，我雖然不能來Y埠看你，我的心是時刻掛念着你！什麼時候可以回來？在沒有回來前，希望你常常給我信。

完全和你一樣，哥哥，我心裏要說的話也太多了，但是寫不出來；下次再寫吧。紙短 長，請你原諒。

敬祝你好！

你所深愛的妹妹

蕭西看完了這封信，喜得幾乎跳了起來。啊！這是何等幸福呀！有這樣可敬可愛的戀人。

他把信再讀了兩遍，立刻寫了一封極熱烈的回信給她，表示他的謝意。給她的信寫完以後，又把她的信讀了兩遍，吻了幾遍，才去把信寄了，寄了回來，又把她的信打開來讀了幾遍，吻了幾遍。這晚，他快樂得連睡也睡不着了。

過了幾天，Y埠了公事完結了，他啓程回到了廣州。

在途中，他歡喜得恨不得立刻飛到了廣州，擁抱着愛人申訴別後的情形。由廣州來的時候，心中悶悶的到不覺得旅途之長，現在歸心如箭，覺得輪船行駛得太慢了，其實輪船並不慢，而且因為下水的關係，比來時快多了。

到廣州時已經是下午了，立刻寫了一個條子去請她來；他很心焦的在寓所中等着。他怕她此刻不在家，信送去了一時不能即來；他很着急！

過了一刻，她竟就來了。他開門接她進來，不覺心裏又跳起來，臉上也紅了，她也是一樣的

龍華道上

滿面紅暈。他極力支持着，向她笑了一笑；她也向他笑了一笑，立刻又低頭去。

“你這幾天好嗎？”他想不出什麼話來，這樣的問了她一句。

“好！你才到嗎？你也好？”她又仰起頭，面色更紅的向他媚笑了一笑，又低下頭去。

他請她坐，她站在他的寫字檯邊呆了一刻，又看了他一眼，向他笑了一笑。他走過去站在她的身邊，由她的頭髮上透出來一陣香氣，使他的心跳得更利害，身子像騰雲般的飄搖起來，簡直不能支持了。她見他走到自己的身邊，神情也倉急起來，呼吸也急促了，身子似乎要斜下來；他更走近了一步，貼着了她的身子，不自主的用右手來擁抱她，吻她的頭髮；“妹妹：我永遠愛你！”他俯到她耳邊，輕輕的咬着她的耳朵。

她不能支持了，倒在他的懷中，“我也永遠愛你！”她也輕輕的對他這樣說，面色更紅暈起來；她把臉側轉來，伏在他的肩旁。他扶她坐在椅上，把臉偎過去，他們兩人的嘴膠在一起了。

“你要永遠愛我！”她回過臉來，向他說了

一句，忽然吊下淚來。

“妹妹：我永遠愛你！你是我的生命，我願爲你犧牲一切！我是你的，永遠是你的！我祇有你，妹妹：你是我的生命！”他吻着她的額角，拭乾了她的眼淚，輕輕的對她說，不覺也淌下淚來。

“哥哥，我愛你，我把一切都獻給你，你是我唯一親愛的人，你要永遠愛我，不要拋棄我。”她也爲他拭淚。

“我永遠愛你！我的生命存在一刻，愛你一刻；爲了你，雖然赴湯蹈火，粉身碎骨，都是願意！妹妹：我決不拋棄你！我已經把我這顆心送給你；妹妹，我永遠是你的。”他不禁又流起淚來。

“我也永遠愛你，我是你的，永遠是你的，將來你如果拋棄了我，那我也不能生存了。”她說。

“我決不拋棄你！我永遠愛你！就是你拋棄了我，我還是愛你！”他緊緊的抱着她，接着又說：“我自己相信我不是一個輕薄寡情的人；妹

龍華道上

妹：無論怎樣，我是永遠愛你！”

“.....”

“.....”

擁抱着談了一二小時，已經很夜了，他同她去吃了晚飯，送她回去。

從 Y 埠回來後的一月中，真是他生命中最甜蜜的一頁，她對他的愛真是無微不至。

好事多磨，這樣的甜蜜生活過了將近一月，他們正在計畫怎樣向她的家庭交涉，取得正式的結合，忽然他所服務的黨部，要由廣州市遷到 B 埠去了；B 埠是他很早就想去的，但他如何捨得離開他的愛人？要想同了她去，但是從廣州市到 B 埠有二三千里的長途距離，而且都是要步行的；因為革命軍還沒有克服上海，又不能由水道行。幾千里的長途跋涉不是她所能勝任，當然不能同去。他想不去，但他又在黨部裏任着重要的職務，黨部一定不准他辭職，而且自己也難於啓齒。爲了這個難題焦慮了幾天，黨部出發的日期已經近了，還是沒法解決。黨部爲準備沿路的工作起見，組織了一個特別工作委員會，他被任爲常

務委員；這決定他祇有跟了黨部出發，因為辭職不但難於開口，而且也不可能。她也贊成他先到B埠，將來她再設法由上海去。這是沒有辦法的事，祇有這樣決定了。

在將近出發這幾天，團體的個人的歡送宴會很多，他覺得痛苦極了，覺得這些應酬是多麼無聊，多麼虛偽！這幾天，他成天的覺得苦悶；他一天沒有見她，就覺得很難過，而現在要勞燕分飛，暫時別離了。她這幾天也是同樣的煩惱；每天到他這裏來，假在他的懷裏，常常默默的不作一聲。

出於意外的在臨黨部出發的前晚，忽然接到棟華由莫斯科寄來的一封信：

蔚西邇愛同志：

最近，我是怎樣地在思念着你，怎樣地追悔我過去對於你的簡慢！

到現在，我才知道在我的許多朋友之中，你是待我最誠懇的一個，也許也祇有你不欺騙我，不存意侮辱我；但過去我雖然沒有怎樣得罪你，而我對你總是異常冷落，反

而拿着滿腔的熱忱去待欺騙我的朋友。這是我的愚昧，這是應該向你悔過的！

你總是這樣誠懇的給我信，但我簡直連敷衍的覆信也很少給你，現在回想起來，真使我難過！

到俄國後的情形，一言難盡，請你看我最近發表的幾篇文章罷（另附書報），在這篇文章中所記載的雖然是片斷的，但也可見我在俄生活的一斑了。

最近廣州政府派了一批人來留學，我接到那消息的時候，抱着無窮的希望，希望你是其中的一個。但是使我失望了，在這幾百個革命青年中，並沒有我們勇敢的誠摯的同志陳蔚西。不過我雖然失望，同時又很自慰。來的人大都是認識你或知道你；他們告訴了我許多關於你的消息，他們告訴我說在××學校考赴俄學生時，你是考試委員之一；他們又告訴我，你現在的任務很重要，不能來俄。

你在國內是這樣努力，我們在國外安坐

在洋房子裏念書，真有些慚愧！我們現在祇有努力於理論的研究，以備將來之用。我們學校裏的功課很嚴，也很好。尤其是“中國經濟地理”一科，教授是一位年齡很高的波蘭人，他在英國研究社會科學有年，也到過中國，在中國二十多年，悉心研究中國的經濟情形，比我們國內大名鼎鼎的胡聖人祇在舊書中埋頭研究高明到萬倍，這科實在是每個參加中國革命運動的同志所必需讀的；我很用心的把他的講義錄下來，現在寄一份給你，我知道你是研究經濟學的，這本講義一定可以給你多少的幫助。

我現在常常想起在杭州時候你給我的信所說的話，人類是這樣的殘忍虛偽。唉！我也沒有話可說了！

我的近狀，以後當常常函告，盼你也常常寫信給我；尤其希望將你的生活狀況，詳細告訴我；你已經找到了你終身的伴侶嗎？

我歸國的日期大約要在明年暑假時候；再是半年，我們可以握手共商國內的革命大

龍華道上

計了。

心煩，寫不出來，不寫了吧，你很忙，
免得費你的光陰。

革命的敬禮！ 隸華

明天上午她來了，他把隸華的信給她看。他和隸華的關係，大略已經對她講過了。

“她愛你？”她倚在他的懷裏，用懷疑的神色問他。

“我的愛祇有給你的，妹妹：我是你的，永遠是你的！她愛我不愛我與我沒有關係。她不愛我，我也不要求她的愛；她愛我，我也不能接受她。”他緊緊的抱着她，吻了她吻。“妹妹：我是你的，永遠是你的！”他吻着她的額上，又說了一句。

“你從前愛她？”她仍是懷疑的問他。

“起初我確是有些愛她，但她瞧我不起，我也不去理她；當初她如果能愛我，我們的戀愛或可成立，但是她不愛我，我也不是怎樣愛她，自然大家算了。現在我愛你，我永遠愛你！我的一切都是你的了，至多她不過是我一個普通的朋友

，縱使她現在愛起我來，我也不能接受了。妹妹：
我永遠是你的！”他抱着她，很誠懇的對她說
。

“

“ 妹妹：請你相信我，我永遠愛你！決不把
我的愛再給別人。”他又對她說了一句。

“ 我相信你，哥哥。你永遠愛我，不要拋棄
我，我永遠愛你。

“

“

七

黨部的出發時間是明天上午五時，由黨部集
合出發，到天字碼頭坐電船到黃沙車站趕粵漢車
北上，到了韶關再步行到B埠。

冬天的上午五時，天還沒有發光，要起得這

龍華道上

麼早，今晚應該早些睡，但他不想睡，因為她今晚特來送他，不回家去，預備作長夜之談。今晚××團體的歡送宴會，實在很不願出席，但又沒有法子可以缺席，祇得請她在寓所等他，他去了一回，還沒有散席就跑了回來。

這夜談了一夜的話，看看到了五時，同到了黨部，同到天字碼頭，同坐電船到了黃沙。在到天字碼頭的途中，在由天字碼頭到黃沙的電船中，他覺得頭昏得失了知覺似的，說是苦痛，其實一益也不覺得。

到了黃沙，車站上已經擠滿了歡送的羣衆，而且一隊隊還是陸續的到來。雄壯的軍樂聲，歌聲；車站上充滿了濃厚熱烈的革命空氣，這些，在平常是如何能夠刺激神經，興奮精神，但今天他覺得這一切一切真是無聊，真是討厭！

許多他所認識的團體代表走來和他握手，他也覺得有些討厭，勉強敷衍了一下，他和她走到了車站那邊的一顆大樹下坐着談話，因為這裏是比較清靜。

專車已經停在那裏，升火待發。黨部裏的要

人到齊以後，大家都上了車，行李公文也都搬了上去，車快開了，他的同事招呼他上車，他點了一點頭，依舊坐着和她談話。機車上拉了回聲，他才與她站了起來，他走上了車，她也跟了上去，機車上拉第三次回聲時，她才下了車，站在月台上，車已經蠕蠕的開動了。他一陣心酸，幾乎淌下淚來，望了她一望，她的眼睛上起了一個紅圈，已在那裏流淚；他心裏一陣難過，幾乎暈了跌下車去。

車漸漸的離開了車站，向着曠野疾馳而去。他已經望不見車站了，不禁深悔起來！他覺得無論如何不應該離開了她，一個人跑到 B 埠，他想立刻跳下車去，追回去擁抱着慰撫她；但車走得那樣快，跳下去一定要跌死，那究竟不是開頑笑的，他決定今天到了韶關，明天就回來。他站在車門口呆呆的想了一回，車身震動得使他頭痛得利害，悵然地走進車室，倒在皮椅上睡了。

車到源潭，停了下來，他由夢中驚醒，斗然想起了要回廣州，立刻跑到車門口一望，但又想起了自己的行李還在行李車中；而且真的此刻要

龍華道上

回去，那今天何必來？那真是開頑笑；而且事實上黨部也一定不許可，除非是私逃。回去無論如何是不行的，祇有到了B埠，即刻設法使她來。他又悵然回到車窗裏倒身睡下；同車的同事們有的下車在月台上玩，有的靠着車窗買東西吃，有的很愉快的在談笑，祇有他一人很煩悶的騎着。此刻，他覺得他四週的一切一切都是討厭！他咒咀載入離別的火車，咒咀那蜿蜒前進的鐵道；他咒咀車站，咒咀車中的人們，咒咀革命，咒咀一切一切。

.....

到韶關的時候，是在下午的五六點鐘。因為明天是坐船出發，早晨就要開船；所以黨部的人今晚都住在船上。他到了船上，就喊他的勤務兵把被蓋打開了，解衣而睡。今天韶關各公團設宴歡送，他本是應該出席的，但他拒絕了。韶關江邊的風景很好，他本來很愛在沙灘上徘徊；上兩次到韶關時，在沙灘上玩了很久，但是這次連岸上也不去一轉。

睡在船上，反復不能入睡；同事們都跑到城

中或是沙灘上玩去了，在船上的祇有船伕和幾個勤務兵。他實在睡不着，心裏又異常難過，恨不立刻飛回廣州去。他坐了起來，在船裏寫了一封信給她：

最親愛的最親愛的妹妹；

我像失掉了魂魄一樣的到了韶關。

今天早上，由我的寓所到黨部的時候，我心裏感覺一種說不出的悲哀，像綁赴刑場的囚犯一樣。由黨部出發到黃沙，到開車，似乎完全失了知覺，甜、酸、苦、辣、一切我都不覺得了。我不敢多看你一看，因為看了你那樣失去了平日活潑的態度的不愉快的神情，我止不住要流淚了。親愛的妹妹：上帝爲什麼這樣殘忍呢？把我們這對如膠似漆的愛侶，硬硬的拉開了。

當我送你下車的時候，我雖然極力支持着，但我的眼睛已經暈濕了，我的眼鏡上似乎罩了一層濃霧；車開的時候，我見你在哭，無論如何，我再不能抑止我的眼淚不流下來了。

龍華道上

車開以後，我望不見你了，我頓時後悔我不該離開廣州，我很想立刻跳下車來，追回來看你；但是火車走得那樣快，如果跳下來，縱不粉身碎骨，也會頭破血流，這種犧牲不但不必要，更何以對我愛？所以我祇得回到車中去睡了。起初我還想到韶關後，明天立刻回來；到了源潭，車停了，我就想下車，趕下行車來省；但一想這究不是辦法；已經出發了，我負有相當的責任，黨部裏一定不許我辭職，我要走也祇有私逃；這也是你所不願的，因為這關係我們前途很大，將使我永遠被棄於革命；所以我已經站了起來想下車，仍舊又回去睡了。

親愛的妹妹：你是知道我的，我很歡喜旅行，有時因公到什麼地方，我總是很高興；但這次的長途旅行簡直比充軍還苦。當我們在黃沙車站上車時，同事們是何等愉快，他們有的唱着進行曲，有的在攝影，有的在與送行的朋友話別，有的在買東西吃，都是很愉快，祇有我是苦悶煩惱。車到源潭的時

候，他們都下車去玩，攝影，買東西吃，我還是很愁苦的睡覺。

這是很可感謝的！車過了黎洞隧道，我睡着了，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倆同在中央公園看那廣西送來的飛狐，忽而又似乎在觀音山的頂上，我倆同坐在石凳上，你倚在我懷裏，我剝荔莖給你吃。那時我愉快極了！但是車到了下一站，突然停了下來，我的甜蜜的夢被驚醒了。同事們到了一站，又很愉快的下車攝影，買東西吃。我恨極了！妹妹：如果那時我有手槍，而機關手又在我面前，我一定要把他打死。

我連忙又睡下去，想追尋我甜蜜的夢境，但終是睡不着；一直過了馬壩，才朦朧睡去，但一刻就到了韶關，終於沒有發夢。親愛的妹妹：寫好了這封信，我立刻就去睡，再去追求甜蜜的夢境。妹妹：我希望今夜，希望此後常常在夢中見你！

我們明天早上由水道北進，所以今天就住在船中。今晚此間各公園設宴歡送我們，

但我不願去，寫好了這封信，我就要去睡了

。

親愛的妹妹：在過去的一箇月中，我享受了有生以來未有的幸福的生活，妹妹：這些都是你賜給我的！妹妹：我是你的，我的一生都是出於你之所賜！

我不能在你的身畔時刻看護着你，這是最痛心的！親愛的妹妹：請你不要太悲傷了，總要保重自己的身體。愛侶的別離固然是痛苦，但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好在我們一定可以在最近期內相見。悲傷是最足傷人的身體，妹妹：你千萬要注意保養！哥哥雖然不能在你身跟看護你，但是哥哥這顆心無時無刻不掛在妹妹身上。妹妹：你必須千萬注意康健！你是哥哥的生命，如果你有什麼痛苦，哥哥不知更要如何痛苦呀！親愛的妹妹：請保護你的身子，爲了你的哥哥而保護你的身體，哥哥時刻在盼念着！我自己一切都留意，請不必掛念。

親愛的妹妹：我有生以來，感受到最大

的痛苦，這是第三次了。第一次是我十四歲時我親愛的母親死了，那時我悲痛得不欲再生；其次是去年父親死了；因為母親和父親都很愛我。這次我們的別離，雖然是暫時的，但我所感覺到的悲痛，不下於前兩次，到此刻，我心裏還是像塞滿了東西，又似乎那顆心要突出來似的。妹妹：我知道你一定也和我一樣。

親愛的妹妹：我們都是無父無母的孤兒，除了相互愛護外，還有誰來愛護我們？我們倆在一起的時候，你照顧我，我照顧你，現在不幸要暫時的別離，妹妹：我們一切都要自己留意，一切都不要太大意了，尤其要留意保養身體，這是最掛念的！

妹妹：我心裏要說的話太多了，一時也說不出來，留待下次再說吧！此後無論如何，我必每天給你一封信，萬一不便時，至少是隔一天給你一封。

一切一切，請自己保重，以免你親愛的人懸念。

龍華道上

敬祝你快樂！我要去匯了追尋那甜蜜的
夢景。

芬姊代候。 你最親愛的哥哥

八

經過了一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才到了 B 埠；
薛西本想立刻打電去請她來，但是現在 B 埠的空
氣很不好，××黨部有解散的消息，他怕如果去
接她來，她還沒到，自己要跑了；祇有等時局平
定些再說。這當然使他很感痛苦，但是也沒有辦
法。

在由廣州到 B 埠途中的一個地方，有一批各
公團代表團跟了同行，他們是為某一件要案，到
B 埠去請願。他是特別工作委員會的常務委員，
所以常常與他們接近。他認識了一位婦女協會的
代表同志黎亦明；她是一位中學畢業生，因為受

了經濟的壓迫，立志努力於革命。她在地方上很努力的工作，這次被推為赴 B 埠請願的代表之一；還有另一種原因，即是因為她在地方上對舊道德舊禮教以及土豪劣紳的攻擊太利害了，所以土豪劣紳想設法陷害她，這是使她無法抵抗的；犧牲當然不足介意，但是無謂的犧牲是太不值得了，所以經過地方黨部的秘密決議，她借赴 B 埠請願的名義，離家了故鄉。

他和她談了幾次，覺得她對於革命的認識很清楚，工作的能力也很強，而且很勇敢，能夠犧牲；她的性情也很柔和，活潑而又莊嚴。他很受她的感動，覺得她是一個可敬可愛的不可多得的女戰士。他很願意和她接談，覺得可以得到不少興奮。到 B 埠後，她就是一個政府機關工作；他們常常有見面的機會，他去看她，或是她來看他，或是在某種集會上。

蔚西因為她對革命的認識很澈底，工作很努力，性情是忠實，堅毅，柔和，所以很敬愛她，敬愛她的程度一天增加。亦明也覺得他不但是可敬，而且有一種說不出的可親可愛；她每次見了

龍華道上

他心中總有一種悸動。這種悸動是愉快的，說不出的愉快。

近來蔚西很忙，沒有時候到她這裏來玩，她感覺得很寂寞，說不出的寂寞；過了幾天，她實在忍不住了，吃過晚飯以後，就跑去找他。

從這天起，她每天吃過晚飯就想去看他，如果那一天晚飯後因事所阻不能去看他，她不但當時心裏很難過，而且會整夜不能安睡。她本來不歡喜常常出去找人，尤其是找男朋友，可是她近來時刻想去看他。她也覺得自己的行動有些常，她不明白他有一種什麼魔力在吸引她；她覺得每次見了他就愉快，就忘記了一切的煩悶，就覺得前途充滿了光明的希望；不見他，就煩惱，說不出的煩惱，煩惱得幾乎一切事都不能做。

蔚西是住在××里一所衙堂房子，他一個人住了一個統樓，勤務兵住在亭子間裏；這幾天因為亦明幾乎每晚要來找他，所以他在晚上幾乎謝絕了一切交游的來訪，以便與亦明暢談。

有時亦明來的時候，他在做事，亦明也不來和他講話，獨自去躺在他的綢絲床上看書。他辦

完了事，就坐在床邊的椅上和她講話，她依然躺在床上。他看了她橫睡在床上嬌憨的姿勢，尤其是那一雙能夠誘發男性的肉感的肉色的長統絲襪，胸前隱隱隆起的兩個小堆；他的心不禁又要跳起來，但他猜定她這時的心跳得比他更利害，看了她紅暈的面色，尤其是那一雙似乎將要發出火來燃燒的眼睛，就可以知道。

有時，亦明玩到深夜還不去，到是蔚西覺得疲乏要睡。

“你送我出去，我怕。”亦明每次回去，總是很嬌媚的把頭側在一邊，微笑的向他請求。有時，因為衙堂裏太暗了，她要求他攙着她的手走，他更不知怎樣才好。有時，實在引誘力太强了，使他不能支持了，他很想撲過去抱了她，他知道這是她所願意的；但是，理智立刻抑止了他這種衝動。他愛芳競，他是芳競的；他的靈魂，他的肉體，都是屬於芳競的，他不能再愛第二人，不能再接受任何人的愛。因此，他近來感覺得一種強烈的苦悶，而且覺得自己的地位很危險，雖然自己是忠實的愛芳競，但是感情的衝突，也許

會到不能抑止的地步；一觸即發的危機，使他深深的起了恐懼。他知道亦明是愛他，這真使他痛苦，因為他不能接受她的愛；他祇有辜負她的美意盛情；但是她似乎還不明白他的苦衷，她不知道他是有了芳競；她還在希望他。他很忍對她表白他和芳競的關係，但又如何說起？他爲了這事陷於極度苦悶的情況中了。

亦明也覺得自己有時對於蔚西的表示有些過分，她覺得真有些奇怪，自己平時對於任何男子怎樣驕傲，何以見蔚西竟降服到這樣地步。

她愛他，熱烈的愛他。見了他，她就覺得愉快，但近來她對他也有些失望；他的表情雖不怎樣冷酷，但是若即若離，是沒有了解自已的心，還是不滿意自己？她覺得自己對他是進攻，而他却是退守。

有一天，她和幾個同性的同志在一起閒談，談到各人的戀愛問題，一位同志突然的說到她，說到她和蔚西戀愛。她的心頭突然一跳；她笑着那說話的同志，說她造謠，但是她的內心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甜蜜的愉快。

“假使他真是我的愛人，我真幸福！”她常常這樣自想。

不知是那一天，她忽然在別的朋友處得知他和芳競的關係，不禁一陣心痛，似乎有人在向她心頭襲出，使她的眼前發黑，使她幾乎失去了知覺。她立刻回到寓所，倒在床上痛哭起來。

一連幾天沒有到蔚西那裏，那天是蔚西來看她。

“爲什麼幾天不來我那裏？”

“病了。”她勉強裝作鎮靜的樣子。

“什麼病？”

“也沒有什麼病，你這天很忙嗎？”

“不很忙。”

“……”

“……”

普通的閒談了一回，她突然問他：

“你爲什麼不把你的愛人接來？”

蔚西起初就覺得她今天的態度有些不同尋常，見她這樣問，更明白了；他似乎感覺得一些痛苦，但立刻又覺得可以免除他以前的煩惱與以後

的危機。

“現在沒有辦法，B埠的情況不好”

“是的，F埠的形勢也很危險。”

他們都是勉強敷衍一回，他回去了。

B埠的時局一天天惡化起來，他當然更沒有方法去接她來。他想回廣州去，又有許多不便，真使他苦痛萬分！

B埠的局面已經不能維持了，××黨部也取銷了，他跟了一枝軍隊離開了B埠，預備到C省去。

離開B埠的前幾天，亦明來找他，她也要離開B埠了。

“B埠的局面一定不能再維持了，你決意跟了軍隊到C省嗎？”她先問他。

“是的！沒有辦法了，不能不走了；但是除了跟軍隊到C省去以外，有什麼辦法呢？”他沉默了一下，又接着說：“你呢？住在這裏怕也不便，總得想法子走才行。”

“是的！我也要走了，到上海去；我也很願意到上海去看看。”

“到上海去做什麼工作？”

“去教書，但我還想做些工人運動。”

“……”

他靜默了一下，她接着說：

“你覺得你們這次到 C 省去，將來在革命的意義上有什麼影響？”

“……”他沉默了一刻“那也很難講，不過我看能不能到 C 省還是問題，因為兵力太單薄”

“……”

她靜默了片刻。

“你對於中國革命前途的觀察怎樣？”他問

。

“我還是很樂觀，我始終認為革命要靠民衆，單是靠兵力是一定要失敗的，否則霸力可以成功。那就是秦始皇政策成功了，不用我們來革命。現在革命受一打擊，這一個很好的教訓；中國革命的前途還是很可樂觀，這個打擊是寶貴的教訓，不是損失。——你以為如何？”

“對的！”

“……”

龍華道上

“我很欽佩你，希望以後常常通訊，常常指導我，我很樂意接受你的指導。”她向他說。

“太客氣了！我很欽佩你！我們以後一定要常常通訊。”

“……………”

“……………”他又靜默了，他的表情似乎很難過。

“你爲什麼有些不愉快？”

“……”他停了一刻“我覺得我們認識以後，常常在一起討論各種問題，很愉快，現在要分別了，從此天各一方，不知何時再見，真不能令人慨然！”

“……”她也沉默了一刻，才說：“是的！我也有這樣感覺，不過我以為我們的任務是在於全國在於世界，所以跑來跑去是不能免的；我們能夠在一起常常見面，自然很好，分別了彼此通訊也可以安慰。革命的同志是到處有的，我們到處有親愛的同伴。”

“……………”

“我想我們總還有見面的機會吧。”她說。

“那想一定有的，我們等着吧。”

“……………”

“……………”

“我相信我們是站在一條戰線上的，……”

她說。

“是的！我們當然是永遠一致的，我們雖然分別了，各自東西，但我相信我們的努力是永遠一致的。”

“……………”

“……………”

閒談了一回，她告辭了出去，他送到她門首。

“再見！我們不知何日再見，握一握手。”
她忽然回轉頭來，伸出手來向着他，他也伸出手來握了一握。“再見！再見！”

她去了以後，郵差又送來了一封信，真是出於意外，信是隸華山上海寄來的。

蔚西親愛同志：

去年寄在廣州的兩封信想都收到了，到現在還沒有接過你消息，記念得很！

我是於上月初過西歐各國，回到了故國，現在暫住在上海。別後兩年的故國依然是那樣黑暗陳腐，真使我心痛！但是我們在外國住了兩年，晝夜努力用功，也沒有什麼成績，真是愧對故人！

很使我失望的，是我歸國以後，不能立刻見你；更使我失望的，到上海後，在許多朋友中，竟得不到你一點最近的消息。

最近半年以來，我的精神常常感受一種痛苦的壓迫，即是常常想起了從前你對我的誠意，而我是那樣的漠然。我把別人虛偽對付我的手段，認為是一種誠懇的愛意而接受；反而將你對我真摯的誠意置諸腦後。現在我深深的知道，在過去，在我的許多朋友中間，祇有你是誠意待我的。就是現在，我相信你還是誠意的對我，而且也祇你是誠意的對我。

我很想立刻到B埠，但B埠的局面怕要發生問題，而且我在這裏擔任了一點工作，所以暫時不來。我想如果B埠發生問題，你

不久一定會來上海。

我盼望你將你的近狀告訴我，尤盼望你原諒我過去的一切錯誤，我誠意的接受你的批評。

再談。

革命的敬禮！ 隸華

他的心緒很煩亂，對於這些來信，更是增加他的煩悶；祇有很草率的給了一個回信。

九

軍隊由 B 埠出發，他跟了軍隊走，就在總指揮部服務。

這枝軍隊的數量雖不很多，但是戰鬥力很強，所以一路上的小小的戰爭，都勝利了，勢如破竹的到了 C 省的邊境。

因為要急於趕到 C 省省城，所以行軍的速度

龍華道上

很快，平均每天八十里山路。他的身體本來不很康健，但還能支持着。這一天的路特別少，祇有六十里。從半夜上午一點鐘走起，走到早上五六點鐘，已經走了三十里，在一個鄉村中休息早膳。下午二點鐘已經達到了宿營地，勤務兵舖好了床位，請他休息，他把武裝帶解下以後，心中突然一驚，繫在腰間的一個小包沒有了；他記起了，一定是遺失在進早膳的那個鄉村裏了。

旁的東西丟了都沒有什麼，這個小包裏是最寶貴的東西，是包着她給他的許多信和相片；他特別寶藏在自己身邊，不幸竟丟去了。他覺得愛人送給他的東西，無論如何不能丟的，這是比任何東西還珍貴的寶物。他想這包東西一定是丟在鄉村中，好在天時還早，決意回到那鄉村中去找；來去六十里路，走快一點，還來得及。雖然天是那樣熱，火傘一般的烈日是那樣可怕，崎嶇的山嶺是那樣難走，自己自半夜走起，走了六十里已經很疲倦了，但爲了愛人身上的事，辛苦一點算什麼？粉身碎骨的犧牲，也是應該，何況這點小小的勞苦。他毫不猶豫的立起身來，帶了一點

乾糧，由來路上回去。

正是七八月的天氣，炎炎的烈日在峻峭的高山上尤是威不可當。他因為心裏很急，跑路的速度太快了，更覺得累得氣也透不轉來。但想起了這是爲了愛人的事，又覺得這勞苦中包含有愉快的原素。心裏感到這一點快感，雖然走路很累，但速度依然很快。

這是如何令人失望呀！跑到那鄉村中的時候，已經是四五點鐘，找遍了曾在早膳休息那份人家，總是找不到。天色漸漸的晚起來了，後面已經沒有自己部隊，如果今晚趕不到宿營地，那是很危險的，因為這裏附近的土匪很多。

找了好久還是找不到，祇有失望的回去。走了十幾里，剛翻過了一個高山，天色已經很晚了，漸漸的黑起來，在黑暗中索摸，又走了一二小時，才到了宿營地。疲倦得要死，倒下頭就死一般的睡去了。明天醒來，過度的疲乏還沒有恢復，想起了昨天的不小心，遺失了愛人贈與的禮物，覺得太對她不起了；但是遺失的已沒有方法挽回了，祇得在給她的信上，申請她原諒。

龍華道上

由 B 埠出發，約模走了二個多月，到了 C 省的 A 城，經過了一番激烈的戰爭，佔領了 A 城。A 城是 C 省東部的一座大城市，在政治經濟各方面的關係很重要；佔領了 A 城，可以使 C 省省城動搖。

在他們軍隊沒有到 A 城以前，A 城起了空前的白色恐怖，每天要在城內教場上槍斃，斬首，或絞斃許多工人學生或是其他職業的人，也有許多婦女。他們到了 A 城以後，就開了一個追悼大會，這本是很平常的事，但是意外的事件又是這樣發現了。他在大會場上拿了一本追悼會特刊的小冊子來看，無意中看到了一篇文章的標題：悼我們的戰士——章隸華同志。他突然一驚，還以為是看錯了，但仔細一看，明明是章隸華。他還以為是另外一人，但把全文讀完以後，明明寫着章女士曾在浙江努力工作過，會到過俄國，俄國回來在上海做工人運動，新近由上海到 A 城，就被捕了，被捕後經過嚴酷的刑訊，就槍斃了。他看完了這篇文章，不覺頭昏眼黑，幾乎昏倒在台上了。但是回想起來，死了固可惋惜，而爲了革

命而犧牲，也是很值得的，我何必這樣流弱者之淚？誰是不死的？但是但是，雖然這樣想，她的慘死，總已給了他一個極大的刺激，在他的心上永遠刻着一個深刻的傷痕。

在 A 城休息了六七天，又往前進，預計半月內可以到省城。由 A 埠出發時，究竟能不能達到 C 省省城，沒有十分的把握，自從佔領 A 城以後，到省城是不成問題了，那裏知道在一瞬間會一敗塗地。

從 A 城出發走了二天，到了一個小城裏，次日由這小城出發，本預備到離城六十里的一個鄉村宿營，已經走了五十里，快到宿營地了，忽然前面發現了敵人，與這邊的先頭部隊接觸起來；總指揮部就在附近駐紮，指揮前面的戰事。起初以為這些小小的遭遇戰，立刻可以把敵人消滅，那知激戰了一夜，把所有的部隊都增加上去，還不能搖動敵人的陣綫。這天又激戰了一天，敵人的數量似乎很多，所以陣綫很鞏固；這邊軍隊是以饒勇著名的，但是以全力拚命的衝鋒，還是不能衝過去。

龍華道上

雙方從昨天晚上開火起，一直打到了今晚半夜裏，還是毫無勝負的在鏖戰。敵人的兵力很雄厚，而且地勢又好，所以很難取勝。

昨夜一夜沒有睡，今天幾乎餓了一天肚子，精神疲倦了，而總指揮部離火線祇有一二里路，緊密的槍聲可以很清楚的聽見；而且一批批的傷兵由火線上運下來，鬧得來也不能安睡。但是因為過分的疲乏，支持到半夜間再也支持不住而昏昏的倒在榻上睡去了。

剛才倒在榻上睡去，忽然槍聲逼近而更密起來，把他驚醒了。他跳起來一看，祇見同事們在很倉卒的收拾行裝；前面的槍聲，由噼噼啪啪而雜了些嘶嘶的響聲，“殺！殺！”“繳槍！繳槍！”的喊聲，隱約可以聽到。他知道不妙了，一定敗下來了，他也急忙將自己的毯子收拾好了，總指揮已經下了總退却的命令，隊伍如潮水一般的退下來，他也跟着跑。好在敵人並沒有立刻追來，他們路上並不休息的一口氣跑到了前天來的那座小城，已經是上午早餐時分了。他們都跑得很疲倦了，休息了一下，正在開爐煮飯；飯還沒有煮熟，

—104—

敵人已經追來了，祇得把飯丟了又跑。

他們本來預備回 A 城去，在 A 城稍爲休養與補充，再向前進展；好在這回雖然打了敗仗，但損失並不很大。而且本來還留一師人在守 A 城，所以一定可以在 A 城堅守。

因爲敵人就在後面追來，所以很狼狽的跑，路上也不能休息；由這座小城到 A 城有一百一十里路，預備當晚跑到。

兩晚沒有睡覺，而且昨天幾乎一天沒東西吃，又餓又倦，簡直走不動路，但是敵人在追來，不快走就要做俘虜，祇有拚命的走。走到天黑的時候，實在疲倦得不能再走了，好在去 A 城不遠，大家的心裏以爲到了 A 城，就可大休息了，所以還是鼓足了全身的勇氣，拚命的前進。

忽然前面紛亂起來，部隊也不能前進了，總指揮派人上去問，據報 A 城已被敵人佔據，A 城駐軍全部覆滅，城外有敵人的步哨，不能前進了。

這個晴天的霹靂使這班狼狽的敗軍驚惶不知所措。前面有敵人據守，後面有敵人追來，真是

龍華道上

走頭無路；大家又都疲倦得死，決不能開戰；於是總指揮又下令隊伍抄小路往 P 縣去。小路更難走，但又不得不走，真是要累死了！走了一夜的山路，漸漸的與敵人隔遠了；就在一個鄉村中造飯，吃了飯又走了四五十里，才到一個鄉村宿營。到了宿營地方，一切都知道了，倒下頭去，死一般的睡熟了。明天上午，被起床號驚醒起來，週身的骨頭酸痛得很，幾乎站不起來，勉強起來了就走，又走了二天，明天就可到 P 縣了。大家以為到了 P 縣，可以暫時的安定，來恢復目前的疲勞。

從今天的宿營地到 P 縣，祇有五十里路，大家在路上雖然是很疲倦，但快到 P 縣了，無異天國就在目前；所以很愉快。那裏知道已經走了一半多路，再是二十多里，就可以到了，他們正在一個鄉村中休息，前頭部隊已經過去了，後衛隊還沒有到，在中間的隊伍很少，這裏的地勢很險要，兩邊都是高山。忽然右翼的高山上發現了敵人，總指揮立刻派一部隊伍去抵抗；不久，左首的高山上又發現了敵人，那時總指揮身邊的兵已

經很少，祇得全數派去抵抗。右翼激戰了一回，不能立刻把敵人打退，左翼抵抗不久，就漸漸支持不住了，要請兵增加。總指揮立刻派了一員參謀飛馬到後面去催後衛隊趕快上來。那參謀剛才動身，後衛司令來了一個報告，說後衛隊遭了敵人包圍，請求派兵增援。這弄得總指揮束手無策了，兩翼又都支持不住，後衛又遭了包圍，祇得拚命向前衝去，與前頭部隊取得聯絡。立刻下了一道命令，催後衛司令立刻率部衝出；同時命令左右兩翼同時退却，去追前頭部隊。這道命令還沒有送出，左翼已經潰退下來了，潰兵似狂浪一般的捲下來，嘶！嘶！噼拍！噼拍！的槍聲，殺！殺！繳槍繳槍的喊聲，震動天地；總指揮也遏止不住了，總指揮部的各部處的大行李的挑夫，首先把担子丟了，向後飛跑，於是大家跟着向後逃命。左翼潰退下來後，右翼也潰退下來了，敵人就在後面尾追，當時打死的人很多，情形很狼狽。

這個時候他一切都忘去了，跟了一羣潰兵向後飛奔。真是奇怪！本來這幾天特別疲倦得連走

龍華道上

一步路覺得辛苦不堪，此刻忘命飛奔，不知力氣是從那裏來的。

他們向後飛奔，敵人在後面緊緊追來，嘶！嘶！噼拍！噼拍的槍聲，繳槍，繳槍的喊聲，依然不斷的跟着。他跟了羣衆狂奔，有時跌在田溝裏，立刻爬起來又跑，草鞋都落去了，打了赤腳跑。最足驚奇的，第一次遇到一條小河，他竟一躍而過，這在平時是絕對沒有這般能力的。他常常看見他左右的人，遭了槍彈，倒了下去，他自己也忘記了自己還是活着。

狂奔了二十分鐘，敵人依然在後面追來，打死的人已經很多，忽然當頭又遇到了敵人，原來遭包圍的後衛隊完全被敵人消滅了，敵人乘勝前進，却好遇到了潰退下來的殘兵，前後夾攻一陣，潰兵死去了十分之六七，其餘的落荒而逃，在一條河中又淹死了許多，不知怎的，他竟安然無恙。

落荒而逃又走了一二小時，天氣漸漸夜了，後面的敵人漸漸遠了，漸不見了。他們集合在一個山頭上休息了一下，一共祇有一二百人了，總

指揮及一些高級指揮官都不見了。他們正在商議往那裏跑，忽然砰的一聲，一顆大砲彈正打在山頭上，頓時打倒了十幾個人，接着砰砰的又是幾砲，打倒了很多，其餘的都從山頭滾下來，倒在泥溝裏了；他從泥溝裏爬起來，連嘴裏都是泥了；因為在山頭上坐了一刻的原故，此刻兩腿痛得簡直不能彈動，但是大砲和步槍還是打來，只得又跑。

走走息息，走到天明的時候，到了一個叢山包圍的鄉村中，那時一起祇有十幾人。他們在這鄉村中休息了一下，吃了一些東西，正在彷徨不知所措的時候，忽然來路上又來了幾個人，他起初嚇了一跳，等走近了，才認識是總指揮部的同事。他們驚喜交集的握了握手。他們告訴他，說總指揮受了傷，已不知下落；前頭部隊也完全消滅了，前頭部隊的司令官投了敵方，所以我軍完全消滅。他們又告訴他，說他們是預備逃到附近一個海口，再搭輪到上海，邀他同去，因為他們還有幾個錢。他很贊成他們的主張，設法脫離了那同行的十幾個兵，跟了總指揮部的同事，往那

龍華道上

海口走去。

經過了許多的艱難危險，總算到了上海。

十

到了上海，雖然僥倖逃脫了性命，但狼狽到了極點；什麼東西都沒有了，祇得在一個窮朋友家裏暫住。

物質上無論如何痛苦，自己總還能忍受，但是愛人遠在南國，自己這樣狼狽，當然沒法到廣州去，因為到廣州後生活沒有辦法；自然更不能設法請她來了。全國的政治情勢已經開展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局面，在 B 埠做過工作的，不但找不到飯碗，而且到處有丟腦殼的危險，這樣惡劣的局面不是立刻可以挽回過來，在這個期間內，個人的生活祇有艱苦和困難，因為他家裏又沒有錢，而且現在還歸去不得。他覺得個人的前途充滿

着荆棘，他雖然不承認革命是失敗了，但自己的生活，決不能恢復以前的小康景況了。自己無論如何受苦，總可以忍受。但是愛人呢？她是一個中產階級的女子，生平沒有過過這樣艱苦的生活。爲了自己而使愛人受苦，當然於心不忍。想來想去，總是沒有辦法，覺得很對她不起，又深恨自己家裏沒有一點錢，愛她成了對她的一種罪惡。當然他是最希望永遠與她在一塊，縱然沒飯吃餓肚子也是快樂；但是這祇是自己願意，爲了自己願意而使愛人受苦，那寧願自己受苦而使她快樂。與她共同生活在這期間內無論如何物質生活總不能舒適；自己的能力不能使她快樂，那愛她反成了害她。他想，自己是不能給她於快樂了，這是很可痛心的！爲了愛她，希望她快樂，祇有犧牲了自己的一切，願意她拋棄了他，拋棄了無用的，不能給她於幸福的他，而另外愛比他更好百倍的，能夠給她幸福的人。他想到這裏心裏一酸，不禁流下淚來，越想越傷心，祇有伏案痛哭了。

她是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精神上一刻也不能

聯華道上

離開她，如果她把他拋棄了，那簡直是挖去了他的心，他縱不立刻自殺，也會發狂。但是既是愛她，一切一切應該以她的幸福為前題，爲了她的幸福，應該犧牲自己的一切一切。

反來覆去想了一夜，當然應該是爲了她的幸福，犧牲自己的一切，所以她寫了這樣一封信：沒有一時，沒有一刻不在想念着的最摯愛的摯愛的妹妹：

有一個多星期沒有給你信了，妹妹：你一定非常盼望，真是對你不起！但我雖然沒有寄信給你，我的心裏更是何等焦急，何等難過！妹妹：真是沒有辦法，如果有機會寫，有機會寄，我一定是寫信寄你的，親愛的妹妹：你是一定原諒我。

軍隊失敗得那樣快，真是出人意外！我竟能安然脫險，更是幸事！妹妹：也許你已經在報上看到了消息，爲我擔憂了；想起來真也有些奇怪，成千成萬的人都犧牲了，我竟連一點傷也沒有，安然於昨天下午到了上海。

這封信本該昨天就寫，因為我的心中非常煩亂，簡直不能動筆，所以到今天才寫。

親愛的妹妹：我昨天一晚沒有睡，想來想去，總想不出好的辦法來。親愛的妹妹：請你原諒我的苦衷！我自從離開廣州後，無時無刻不想仍回廣州來見你，或是接你來，但是總沒有機會。現在到了上海，當然很想即刻來上海，但是事實又不可能。時局是那樣壞，我回廣州來，生活一點沒有辦法；但我更沒有辦法請你來上海，我在上海也是一籌莫展。時局如果不稍稍展開，我的生活總沒法解決；親愛的妹妹：這是使我非常痛心！我真對你不起！累你盼望了我幾月，現在還是使你失望；而且前途茫茫，我真不知怎樣才好？親愛的妹妹：我自己無論如何受苦，都能忍受；但爲了我，使你失望痛苦，這使我比什麼都痛苦！我所希望的，就是使你幸福無量；爲了你的幸福，縱然犧牲我的一切一切，都很願意！我覺得現在的環境，要使你幸福，祇有我站在朋友的地位，來幫助

你，而不能站在保護者的地位來愛護你。親愛的妹妹：我的心裏是永遠這樣誠摯的愛你，但是現在愛你成了害你，我祇有犧牲了自己，希望你不要再愛我，我實在是不值得愛的。妹妹：這是我從心坎裏挖出來的話，請你要千萬諒解，決不是我變了心，我的心是永遠愛你的！也是因為愛你，才這樣對你說；我願我們此後永遠做親密的朋友！

我的心裏像有一把尖刀在刺的那樣慘痛，要說的話一時也說不出來；總之我唯一的希望是你幸福無量，更希望你解諒我一點苦衷。

不說了，祝你康健快樂！

負你的哥哥。

他寫這封信的時候，流了許多眼淚；寫好了又不忍去寄；但情勢是這樣，前途茫茫；與其貽誤她的將來，還不如忍着痛作一解決。明知自己離開了她，永遠祇有悲哀與痛苦；可是爲了所愛的人的幸福，犧牲了自己的一生，也是應該。

躊躇了好久，終於把信寄出了；寄了信回來

，不禁倒在床上流淚。

信寄出以後，他還在上海企圖找一安身之地；因為他覺得她怕不能拋棄他，所以最好能到在上海的報館書局或大公司找一點事做，將來好接她來。如果她真的拋棄了他，那他的生活永遠沒有一點樂趣了；他是永遠愛她的，縱然她拋棄了他，他也決不再去愛別人。起初他想如果她拋棄了他，他就去自殺；後來想這樣不好，自殺固可免去自己一切的煩惱，但她知道了必然很感痛苦；還不如仍舊存在世上，獻身於革命，為世上一切受經濟壓迫的人奮鬥，同時可以盡力來幫助她，增進她的幸福。

兩星期後，接到了她的回信：

最親愛的最親愛的哥哥：

兩星期來，我幾乎沒有一刻不在提心吊膽的掛念着你！我整整的有兩個星期沒有接到你的信，我在報紙上看到了軍隊失敗的消息，更是驚魂失魄般繫念着你！有時，我的心突起來，像把我的胸脯突穿了出來，尤其是晚上，我往往通夜不睡，有時一睡即被惡

夢所擾，在夢中哭醒來。我幾次想到A城一帶去找你，但我知道這又是一種夢想。有時簡直要發瘋了，如果沒有芬姊隨時勸慰我，也許我真會發狂而死。

接到你的來信，知道你安抵上海，我是何等快樂呀！兩星期來壓在我胸脯上的大石，立時失去了。但我讀完了這封信，又不禁痛哭起來。哥哥，你為什麼是這樣說呢？我們既是彼此知愛，應該有苦同嘗；有福同享。我們在一塊，縱然沒有飯吃而挨餓，也是快樂的；哥哥，你為什麼說對我不起呢？為什麼要我不要愛你呢？哥哥，這固然是出於你的一片誠意，但你未免把我當作是一個慕虛榮的女子，你更以為我愛你是愛你的官銜，那真是錯了！哥哥，你說你願意自己承受着一切憂患，去為你所愛的人謀幸福，但是你想你在憂患中生活，你所愛的人能夠幸福嗎？哥哥，我們永遠要有福同享，有苦同嘗；幸福大家幸福，憂患大家憂患；決沒有一個人幸福一個人憂患的道理。哥哥，請你不

要再那樣說了，你這樣說，使我非常慘痛。

此後的生活問題，當徐圖辦法，請你收到了這封信，立刻到廣州來，今天寄上一筆款作你的路費。你到廣州後的生活費，我可以負責。見了信請即刻即刻來，我不再寫信了，要說的話很多很多，見面後再談。請即刻即刻來!!!

敬祝快樂！ 你最親愛的妹妹

接到了這封信，心裏異常快慰，立刻跑到新開河去看輪船，決定後天動身。她的信是說不再寫信了，但是第二天又接到了她一封信：

親愛的親愛的哥哥：

今天吃午飯時候接到你的信，我急於寫回信給你，所以吃了飯就匆匆的寫了一點去寄，所以有許多許多要說的話沒有說。

哥哥，我十五天沒有接到你信，我真說不出的痛苦在想念你！常常發狂似的，又像心裏要噴出血來。哥哥，在當時，是何等痛苦，現在回想起來，又覺有特別的滋味。那時有時簡直完全失了知覺似的。第一天晚上

，做了一個夢，見你來了，住在大東酒店；天明後我等不及梳洗，立刻要到大東酒店去找你，芬姊笑我發瘋。我還有點怪她；但我一到大東酒店門首，沒有進去，立刻就覺悟昨天晚上的夢不是事實，我失望了，就混身發冷，幾乎暈倒下去；但我還是支持着走了進去。哥哥，你想，夢裏的事那裏是真的，我祇有失望而返了。回到家中，又不禁要痛哭了。芬姊怕我煩惱，特為買了一架留聲唱機，但我更覺得討厭，又有一次，我忽然發起瘋來，想起你從前住在大東路的寓所，以為你還在那裏，立刻坐車去找，但結果不用說是失望。

我每次看見了送信的郵差，我的心總別別的在跳，我總是默默的企禱着，希望他的袋裏有哥哥給我的信。有幾次我出街去，在街上看見了有郵差走來，我就站着等他，看他是往我們那條街上走去，我也就跟了去，但是每次總是失望！今天正在預備吃飯，無意中卻送來了你的信。哥哥，我真快樂！不

過你信上那樣說，又不免引我哭了。

前幾天姑母到英德去，我和芬姊送她到黃沙車站，見了去年我們分別的地方，我又不禁要流眼淚了！我想，哥哥，如果我到此地是來接你的，那我不知要怎樣快樂呢！我見了那載人離別的火車，真痛恨到了極點！我恨不立刻拿一顆炸彈拋過去炸掉牠。芬姊見我發痴，問我爲什麼，我告訴了她，她笑我是小孩子脾氣。她說火車載人離別，固然可以咒咀，但是牠有時也載人相逢；如果這一切的交通我們說牠是載人離別的怪物，把牠炸掉了，那怎樣可以硬天涯海角的戀人，再能相見呢？哥哥，她的話也對，不過我總有些恨那架火車，把我的親愛的哥哥載到了韶關，到現在還不載回來。

哥哥，我真有點小孩脾氣，有一天，因爲晚上想你沒有睡着，白天很疲倦，就睡了一忽，不意竟做了一個夢，看見和你談話，但是立刻被那隻白貓跳到桌子，把一個茶杯碰到地板上打碎了，我也被驚醒了。我恨極

龍華道上

了！立刻又睡下去追求甜蜜的夢，但是連睡也不能睡着了。我恨極起來，尋到那隻貓來打了頓，把那隻碎杯子更摔成了粉碎。哥哥，你說是不是一個小孩子？

哥哥，你給我的信上爲什麼要這樣說呢？你還不知道我的心嗎？在午後給你的信上已經說了，哥哥，請你趕快趕快來，一切的問題，我們來商量解決。

一切的話等見面時再講吧。敬祝你平安

！

永遠愛你的妹妹

芬姊囑候

十一

到了廣州，除了親密的情話外，對於生活一點沒有辦法。她積有的三四百塊錢，漸漸用完了，他們才着急起來。

她家裏雖然有錢，但她不能拿來給他；而且家裏不同意她與他戀愛，因為政治上的關係，她家裏有一位異母的哥哥竟欲得他而甘心。她的處境很困難，白天到旅館裏來陪他，晚上回去總要受家庭嚴重的詰問。她很感覺得痛苦，但爲了愛人，也祇能忍受。

蔚西更覺得痛苦不堪！見了她那樣因愛他而受痛苦，心裏非常難過：近來因爲錢也漸漸的用完，找事還沒有一點希望。

他不願意失節投降統治階級；但是他要顧到愛人，又不能到工廠裏或農村中去艱苦困難的奮鬥。既不能革命，又不願反革命，中間還有什麼路可走呢？起初她勸他找事，但也沒有什麼事可做；他不能經商，更不能作工務農，當教員又很少機會，其他的事他不願意去；他覺得無論如何，決不可失節，從前對於革命的信仰何等堅決，工作何等努力，何等激烈的攻擊統治階級，現在拋棄了平素的信仰，跪到平常深惡痛疾的統治階級腳下，這是何等無恥！這是無論如何不能幹的。但是不革命又不反革命，中間的出路是沒有

論『選上』

的！不是去努力革命，就是去投降統治階級，決沒有中間徘徊的餘地。嚴重的環境的逼迫，要使他立刻決定他應走的一條路。

投降統治階級，固然可以解決生活問題，但是跪在敵人的面前，是如何的無恥！自己從前是何等自許，先進同志的勉勵與期望，朋友輩的同情與推崇，現在竟無恥的跑到敵人那裏去，將有何顏面再見從前的同志與朋友？這是宣告他政治生命的死刑，也就是等於宣告他生命的死刑。而且，自己從幼小時候起，一直到現在，處處受經濟制度的壓迫；加以看了成千成萬貧苦同胞受帝國主義軍閥經濟制度之壓迫而引起的良心上的刺激，無論如何，是應該努力革命。但是，但是，愛人呢？在農村中，在工廠裏，艱苦困難的奮鬥，物質生活的惡劣，生命的危險不時的襲來，這一切自己都能夠忍受，而且都願意忍受，在立志革命這天起，已經決意這樣的犧牲了，但是這些她不能忍受，自己也不忍爲了他去使她受苦。要革命祇有拋棄愛人，但這如何可能呢？她是他的生命，無論如何，決不能拋棄她；但要顧到她就

不能革命。

她不逼他去投降統治階級，但革命隨時有生命的危險，而且物質生活又那樣惡劣，她愛他，熱烈的愛他，不忍他去受這樣艱苦的生活，尤不忍他去冒這種危險，所以她堅決的不要他再去做革命工作。但不去革命祇有投降。

“我愛你，所以不忍你去冒這樣危險，不要你去幹那種事，這是爲愛你；哥哥，你愛我，你應該聽我的話，不聽我的話，你就不愛我。哥哥，你究竟愛我不愛我？”她問他。爲了這個問題，焦慮到現在，還沒有確定辦法，這天，她又慎重提出來。

“妹妹：我永遠愛你！無論如何，我永遠愛你！你的話我都聽你，無論什麼事；不過現在……”他緊緊的抱着她，吻着她的前額，很懇切的對她說；沉吟了一下。

“不過怎樣？你總是沒有決心，就是你總沒有聽我的話。你常常說爲了我願意犧牲一切，爲什麼連我的話也不聽？……現在我們什麼都不要管，祇要爲我們倆謀幸福。”

龍華道上

“是的！妹妹，我聽你的話，我永遠願意爲你犧牲一切！”他又緊緊的抱了她一抱，很誠懇的對她說，幾乎要流下淚來了。

“那末你應該不再幹什麼革命，快快去找事做。”

“是！我以後再不幹那些事了，妹妹，我是你的，你無論什麼話我都聽你！明天起，我要去找工作去了。”他真的流下淚來了。她吻了他一吻，又止不住吊下淚來。

“.....”

“.....”

彼此擁抱着靜默了一刻，他先開口：

“妹妹：我祇有你，除了你以外，我什麼都不要！爲了你無論怎樣，我都樂意接受！”他很有決心的說，又吻着她，“妹妹，我祇有你！我永遠是你的！”他又滾下淚來，流在她臉上。

“哥哥，我也祇有你，我也永遠愛你，永遠是你的！”她也很懇切的對他說，自己也流淚了，拿出手巾來爲他拭了，自己也拭了。

“……………”

“……………”

靜默的擁抱了一回，天時已經晚了，她站了起來：“我要回去，哥哥你早點睡。”倆又站着擁抱了一回。吻了一回，他送她回去了。

他送了她去回來，坐在旅館裏默默的想那渺茫的前途。

在她的面前，已經決心拋棄了革命，去找事做，這在革命的立場上，是完全不對的，但在愛的立場上，又非此不可。在戀愛與革命衝突的時候，犧牲戀愛呢，還是犧牲革命？這在從前，他曾高唱道爲革命而犧牲，而且他曾在報紙上著論，或在會場中講演，痛斥因戀愛而妨礙革命的青年爲墮落，爲落伍，爲意志薄弱，現在自己也要墮落了，落伍了！

在理論上應該爲革命而犧牲戀愛，而在事實上，他祇有犧牲了革命而遷就戀愛。他也明明知道這是不對的，但他沒有勇氣犧牲戀愛。想來想去，覺得自己決定的爲戀愛而犧牲革命，雖然是不對，但祇有這樣做。他承認自己是落伍了，而

龍華道上

這些是沒有勇氣挽救的。他承認自己的意志薄弱，自己無用，所謂知過而不能改。

從明天起，他積極的出去活動，向他所認識而現在有工作的人找事，但是連走了二三處，都是碰釘子。他在廣東所認識的人不多，奔走了兩天，已經証實沒有希望了。錢漸漸的用完，在廣州是不能再住了，祇得決定回上海，再在上海方面活動。她當然捨不得他走，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他決定要走了。

臨行的前一晚，他從前××學校的一位同事來送行，談談各種問題，漸漸的談到政治問題上了。

“你這次到上海去怎麼辦？”那位朋友問。

“……”他搖搖頭，眼睛呆看着鏡中的影子，沒有作聲。

“預備做什麼？羣衆運動？文化運動？”

“去做找飯碗運動。”他笑笑。

“預備找什麼事做？有沒有把握？”

“預備去做官。”

“講笑話，現在還有什麼官做？”

“去找，並不是講笑話，我現在不能做工人運動，也不能做農民運動。我就不能再做革命工作；我要腐化了。”

“爲什麼這樣？”

“沒有辦法！我不能夠爲革命犧牲愛人，我承認我是弱者，我是落伍！”他很莊嚴的說。

“你對於目前中國革命運動的觀察怎樣？”

“我認爲革命除了艱苦奮鬥以外，再沒有路走；可是這唯一的革命之路我不能走，所以我承認我是弱者。”

“我覺得中國革命並沒有失敗，而且正在發展；何必如此消極。”

“我承認中國革命並沒有失敗，而且是在進展。我並不是消極，我是落伍！我也看得很清楚，中國革命祇有刻苦奮鬥一條路，而且一定可以獲得最後勝利，可是我不能去幹。”

“……………”

“……………”

大家沉默了一刻。

“爲了愛人犧牲革命，未免太講不過去；而

且像你那樣在革命很有歷史的人，犧牲過去光榮的歷史而被人所笑，太不值得，我以為你的出處應該慎重一點，我應該盡同志盡朋友之責，對你忠告。”

“你的話很對！但我做不到；社會制度這樣萬惡，我們應該革命，拋棄革命是很錯誤的，但我更不能拋棄愛人。在這萬惡的社會中，到處祇是冷酷，殘忍，虛偽，能夠給我於真摯的安慰的，祇有愛人；愛人是我精神上唯一的安慰者，是我生命的源泉：可以犧牲我的生命而不能犧牲我的愛人。”

“.....”

他接着說：

“知道是錯誤而要去做，真是矛盾極了！但這也是一個事實，怕也不止我一人，我相信一定有許多人是這樣，這並不是什麼革命策略的錯誤，更不是什麼革命的危機，而是表現我們這班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徘徊，動搖，機會主義！不過別人落伍總歡喜拿反對政策，甚或反對主義這些口號來掩飾他們落伍的行動，而我是公開的承

認我是落伍。”他說，接着笑：“哈哈！也許這是表現我比他們一般人長些。”

“.....”

“.....”

“我總勸你慎重一些。”那朋友說。

“.....”他沒有開口那朋友接着說：

“那末你到上海找工作有十分把握嗎？”

“.....”他搖搖頭“那也很難說，不過有幾分可能。”

“.....”

“.....”

閒談了一回，那朋友起身告辭了，他送他出去後，回到房裏，想起那朋友適才所說的話。在現在，還有許多朋友來親密的談話，討論各種問題，從此之後，自己已經被革命同志所摒棄，以前很親熱的朋友，以後都要把自己當作敵人，以前對於自己期望同情的人，以後將譏誚辱罵他了；以前他攻擊的，誓不並立的敵人，以後要向他們低頭下心，和顏樂氣的奉承；以前……唉！……他倒在床上流淚了。但是這一切的犧牲，賣

龍華道上

身失節，厚顏無耻，都是爲了愛人，縱然紛身碎骨，也是應該的！應該的！

十二

回到上海之後，借住在一個朋友的家裏，這天晚上，就很懇切的寫了一封信給現在做什麼委員的吳君。吳君是他的同生，又是在報館裏，在廣州××學校××黨部同事過，而且從前他曾得過吳君的許多幫助。他在這封信中，首先申述他最近的經過，他說在 B 埠時對於一切政治設施的不滿，他又說軍隊到 C 省更是無聊，但是他逼於環境，不得不在 B 埠工作，後來不得不跟軍隊到 C 省。他又說從前思想的錯誤，請求他原諒，最後，他申述現在的苦况，請求他爲他找一個工作。他約明天下午三時，準去拜訪他，請他在寓一待。

這封信寫好以後，又讀了一遍，覺得字裏行間，太厚顏無恥了，許多違背良心的話，太肉麻了。他覺得無論如何，這樣無恥墮落的話，是不應該講的，他想立刻把信撕了，再寫過一封，然而不是這樣寫，吳君一定不能容納他的要求，爲要達到要求的目的，祇有這樣寫。“什麼無恥、什麼肉麻，爲了愛人，一切一切都是神聖的！”他這樣想決心立刻去寄。他走到郵筒口，從褲袋拿出信來，又不覺面上有些發燒，良心責備他不應該寫這樣的信；他把伸出的手又縮了回來，決意再去寫過一封。但是他在歸途中，又想起了不是這樣寫不能達到目的，毅然又回到郵筒邊把信投入了。信投入以後，似乎又有點後悔，但既已投入，算了算了！

寄了信回來，想起了這樣無恥的言論如果爲革命的朋友們所知道、自己將來再有何面目見人？

明天三點鐘，他准約去訪吳君。吳君公館他從前是常去的，所以很熟。他想會見吳君以後，一定有滿意的結果；雖然是賣身失節，但能夠做

龍華道上

到與愛人永遠在一起甜蜜的生活，就是目的達到了。想到這裏，心裏不禁快慰了許多。

到了吳公館，門房依然是他所認識的從前那一個，他不禁如見故人般的愉快，走上去和他招呼。那門房從前見了他是何等殷勤，現在竟驕傲到了極點。他很親熱的向他招呼，他竟大模大樣而且使人很難堪的表情，坐着不動。“會吳先生嗎？沒有在。”眼睛向他白了一白，漠然的說。

他看他那種驕傲的情形，不禁有些忿怒，但此時此境，祇能忍受着小人的侮辱，沒有發脾氣的可能了。他不得已還是和顏樂色的問他；“吳先生什麼時候回來？”

“我那裏曉得？”門房很驕傲的答他。

“晚上在家嗎？”

“不一定。”

“那末對不起，我寫一個條子在這裏，吳先生來時，請轉交給他。”他說着，拿出自來水筆來寫了一個條子，說明天上午八時再來找他。他把條子遞給那門房，那門房眼請向他白了一白沒有開口。

他覺得受了一回侮辱了，連這最下賤的門房也胆敢如此。他慚愧，忿怒，滿肚子的氣無處發洩，祇有拿出愛人的相片來看，見了她的相，也可以暫時忘却一切的煩悶。

明天上午八點鐘，他又去了。走進門去，那怪肉橫生的門房，又惡意的向他白了一眼。“吳先生沒有在。”

他看見吳君的包車停在那裏，心裏知道吳君一定在家。“吳先生什麼時候出去的？他的包車在這裏。”他還是低頭下心的問。

“昨晚沒回來，他不好坐汽車嗎？你有事找他，可到××路總司令公館裏，自己公館裏素來是不會客的。”門房對他說了這幾句，自己走了進去，他只得慚愧而又忿恨的退了出來。

回到家裏，想起兩次的侮辱，想起從前在廣州在B埠在A城是那樣光榮，不禁一陣心酸。“妹妹：爲了你無論承受如何的侮辱，都沒有關係，妹妹：我只有你，只要你能夠原諒我，爲了你我任何犧牲都是樂意的！妹妹：我只有你！我一切都不要！”他又拿她的相片來，吻了兩吻，向

龍華道上

她申訴，不覺眼淚流在相片上了。

吳君這裏就此算了嗎？吳君處尚且無望，更有何處可以設法呢？無論如何，還是要去找吳君，除非吳君嚴厲的拒絕。但是門房那樣可惡，到總司令公館去找更是不行。想了好久，決意再懇切的寫一封信去向吳君懇求他垂憐。這封信寫得比上封信更是肉麻，更是可憐；在末了，請他無論如何，許他一見，他約了明天下午五時再去。上次的信，他躊躇了好久才寄出去，這封更肉麻更無恥的信，竟毫無猶豫的寄出了。

明天下午五時，他又去了；這次門房的態度似乎比較好一點，告訴他吳君正在會客，要他等一下。他受寵若驚，聽說吳君在家，更是喜之不勝，連聲諾諾的站在門房間裏等着。一直等了二個鐘頭，餓着肚子看他們吃飯，心裏覺得很難過，他本想拂袖而出，但這是很難逢的機會，如何可以失之交臂？只有挨餓忍氣的站着。那門房吃過了飯，過了一刻，才到裏面去轉了一轉，到外面來喊他進去。他似受了大赦的恩令一樣的感激，跟了進去。吳君坐在客堂的中間，拿了一本雜

誌在翻閱，見他進來，並不站起來，連頭也不點，瞟了他一眼，還是看他的書。他向他鞠了一躬，他才把書放下了，命他坐。

“你的信我已經看過了，幸虧你是寫給我，如果寫給別人，那你此刻一定坐在衛戍司令部了。現在沒有工作的人這樣多，何況你們這班人，要想找工作，真虧你們想得出來。”他沒有開口，吳君就教訓了他一大篇。

“……………”

他還沒有開口，吳君又接着說：

“我看你不要在政界裏找工作罷，我是不能給你設法，而且你來這裏也不方便，以後不要再來了。如果家裏有錢，還是再去讀書，或者簡直閉門隱居，否則也還是做做生意。”

“我原不想再找事做，但是沒有辦法，讀書沒有錢，閉門隱居也沒有方法解決生活問題，做生意沒有本錢，而且沒有商業知識，我想請先生爲我在報館裏或是書局裏或是學校裏找一個事暫時解決生活問題。”他很小心殷殷的懇求他。

“我是沒有辦法！”吳君搖搖頭。

龍華遺上

“……………”他沉默的坐着。

“什麼革命革命，都是送自己的命，要人家的命！”吳君發牢騷了。

“……………”

“……………”

“我實在沒有辦法，請吳先生爲我無論找一個什麼事做。”他繼續哀求他。

“我沒有一點辦法。”吳君站了起來，“你在別的地方想辦法罷，我是沒有辦法，你以後也不必再來，這裏不方便。——我要走了，我要到總司令那邊去了。”吳君走了進去，把他丟在客堂上，他只得走了出來。慚愧、忿恨、與失望的悲哀，他恨不拿炸彈來把整個的世界都炸去了。

回到寓所，躺在床上，忽然似乎喝了一杯清心的仙露，立刻悔悟起來。“啊！我何故去受這樣的侮辱？我原是要革他們的命，爲什麼反而向他們求憐？啊！錯了！錯了！我要革命，我要把這班欺壓被統治者的特殊階級與特殊階級的走狗，一一殺戮，爲被壓迫者吐一口氣。”他的神經異常興奮，從床上跳了起來，恨不立刻跳去與統

治著決鬥。但是看見了桌上她的相片，他的心又冷了下來，啊！我是弱者，我是被屈服了，我是只能受統治者的侮辱，被統治者的譏誚與辱罵；爲了我所愛的人，我只有這樣了。反抗，決鬥，只有讓旁的朋友去努力了。

到上海雖還只一星期，但已經在朋友中聽到了不少的譏誚與辱罵。從前與他很親熱的朋友，現在對他很鄙視，而且避之若蛇蝎了。有幾個朋友因他知道他們的住址，竟特爲遷移了；其他所有的朋友也都不理他，對他秘密自己的行動。這種現象使他精神上最受痛苦，他又祇有很痛心的吻着愛人的相片“妹妹：我只有你，一切一切我都不需要！你是我的生命！”

這天，有一位從前曾同事過的朋友來找他談話，他把他的苦衷告訴他，那朋友勸了他一回，對於自己的行動並沒有告訴他，而且連住址也沒有告訴他；談了一回就走了。

那朋友走了以後，他發覺他遺下了一個書包，他下去喊他，已經來不及了，只得留下了，待他來取。他把書包打開來看，原來一本是克魯泡

龍華道上

特金的互助論，一本是托爾斯泰的土地與勞動，還有一本是亞丹斯密士的道德情操論的英文原本；三本書以前，還夾着兩封信。他正是無聊的時候，就把信抽出來看了一遍。內中一封有一段談及他的事：

“……蔚西近來反動已極，請你們務必要注意他！前幾天我接廣州××來信，說他在廣州時就很反動，後來負了使命來上海，準備大反動而特反動。聞他到上海以後，天天到吳某處去，種種陰謀，請你們要防備他！”

“啊！啊！反動！反動！大反動而特反動！朋友！我是弱者，我是不會反動的，請你們放心罷！”他只有冷笑了。

又住了幾天，還是沒有一點辦法，日夜只是焦急悲哀。

這天郵政局寄來了一封信，這是他所萬想不到的。信是亦明寄來的：

蔚西親愛的同志：

在別的朋友處，知道你到了上海，而且

相當的知道你在上海的行動。現在一部份朋友對你的誤會很深，但我能深深的信你決不致如此。在 B 埠臨別時，你不是說了嗎，我們是永遠站在一條戰線上，我也深信是這樣的。現在，也許你被逼於境遇，有不得已的行動，而我相信你根本主張是永遠不變。不過如果我們的行動與主張違背時，那我們應該立刻以我們的自信來糾正行動上的錯誤。親愛的朋友：我是誠懇的希望着你！希望你接受朋友的忠告，不要忘記你所負的時代使命！

我很想來找你談談，但這幾天實在太忙，而且你住的地方，我也不能來；想請你來，而我的地方又不是我一人住的，你不便來，我也不便將地方告訴你，這是你應該原諒我的；他日有機會，還是我來看你。

當我初由 B 埠來上海時，認識了一位章棣華同志，她是認識你的，她很欽佩你，可惜她在 A 城犧牲了！親愛的朋友：你不要辜負你親愛的朋友們對你的期望！

有機會見面時再談了。祝你珍重！

亦明

在上海住了一月，一籌莫展，錢差不多要用完了，這樣下去，總不是了局；他決意到M省去，在M省還有朋友或可設法找得一安身之地。

十三

到M省後，那位朋友也是沒有事，他住在他家裏，也是沒有一點辦法。

意外的橫禍又發生了，那天晚上，他正與那朋友談笑，忽然來羣M省戒嚴司令部的武裝兵士，包圍了那朋友的住宅，入內搜索了一下，雖然沒有搜出什麼危險物品，還是把那朋友和他帶到戒嚴司令部，當晚用刑來審了一次。

入獄雖然是第四次了，但受刑還是第一次；他的腿部受了激烈的創痛。他們實在沒有什麼犯

罪的行爲，所以審了一審就停止用刑了；明天就由那朋友的朋友們保了出來。

他受了一次無辜之刑，眼看在M省也是沒有辦法了，而且說不定還要受第二次的危險，所以他又決意仍回上海去，再作辦法。

回到了上海，腿創還沒有好，還是寄寓在朋友家裏，生活一點沒有辦法，依然是憂患悲哀的度日。

在M省入獄的事，他怕他愛人知道了掛念，並沒有告訴她；他不願意他的不幸的消息使他所愛的人知道後爲他擔憂。他不但沒有把M省入獄的事告訴她，而且他現在日常生活的煩惱與悲哀，也沒有告訴她。他幾乎每天或隔一天給她一封信，但絕沒有提及他的痛苦。這實在是他愛她的苦衷，但被他的一位朋友所利用了。這位朋友起初是他的同事，曾向她進攻，也曾向她姊姊進攻都失敗了，所以很恨他，隨時想破壞他們的事。他寫信去告訴她，說他愛她是不誠意的，說他在M省入獄，在上海做她所不歡喜的事，加上了許多挑撥離間的話。

龍華道上

他最近接到她的來信，責他不該不聽她的話，不要去幹那些事，以致在M省入獄，以致在上海不能解決生活問題；她責他不誠意愛她，欺騙她；她要他找工作做，到現在還不去找；總之，責他不聽她的話。最後，她很沉痛的說她忍着一切痛苦愛他，他竟這樣對待她，使她非常痛心，所以她又說如果他不愛她，請他明白宣布，她願意從此與世長離。

他讀了這一封信，又流了不少的淚。爲了聽她的話，爲了愛她，忍受了種種的侮辱，種種的痛苦，結果連她還不能諒解，這樣的情形使他心裏異常慘痛！他祇得即刻寫一封信去解釋：

最親愛的最親愛的妹妹：

我恨不能立刻把我的心挖出來給我最摯愛的摯愛的妹妹看！更恨我的無能，不能立刻做到我所想做的事！妹妹：今天接到你的沉痛的來信，更使我異常難過！

妹妹：爲了我，使你承受這樣痛苦的境遇，這是最痛心的事！妹妹：祇要能夠解除妹妹的痛苦，能夠給妹妹於幸福，對於我

無論是如何的犧牲，我無不立刻去做，無不樂意的去幹！假如說，如果砍去了我一隻手或是鋸去了我一隻腿能夠給妹妹於幸福，那我立刻去砍我的手，鋸我的腿。雖然因此而成了廢人，甚至因此而斷送了我的生命，妹妹：這些都是我樂意幹的！又假如把我拋在一個沸油鍋裏去烹能夠解除妹妹的痛苦，我願意立刻跳到油鍋去犧牲！妹妹：我十二萬分誠意的要求你，請你相信我，這些話都是從我心坎裏挖出來的，決不是騙你。妹妹：我早已將我的一切貢獻給你了，我是你的，我祇有你！你無論要我做什麼，我都去！無論你什麼話，我都聽你！妹妹，你信上說我不聽你的話，這應該請你原諒我的苦衷。你要我不做從前那些事，我早就不做，這次在M省入獄是飛來橫禍；至於找工作，是因為一時找不到，不是不去找。親愛的妹妹：你的無論什麼話我都聽你！你要我去犧牲，我立刻就去犧牲。不過妹妹，要請你原諒的，有些事不能立刻做到，像工作一時找不到，

這是事實的困難，我何嘗不想立刻找到，但是找不到是沒有辦法，妹妹，這總要請你原諒我，我現在正在極力的找。妹妹：你的什麼話我都聽你，但也有事實的困難使我不能立刻做到的；祇要我能夠做到，我無不立刻去做！譬如你要我這顆心，我立刻可以拿尖刀把胸瓣開來取心給你，雖然因為去心而斷送了我的生命，但這是我能夠做到的，我無不立刻去做；但如果你要我去捉天空中的月球，我是無論怎樣聽你的話，也是做不到。總之，凡是我做得到的，雖然如何犧牲，我總立刻去做！

妹妹：你說我騙你，這也要求你原諒！在M省入獄所以沒有告訴你，是怕你為我憂慮。妹妹：我自己無論如何憂患悲哀痛苦，都能夠忍受，總不願意我最親愛的人有一點憂患，所以我沒有把我的不幸的事告訴你。我願意一切的憂患，由我一入來承受，不要使我最親愛的人，有一絲一毫的不快。妹妹：這點苦心，也祇有求你諒解了！

妹妹：我祇有你，如果你再不能諒解我，那我再也沒有存在於世的餘地了。妹妹：祇要你能夠知道我的苦心，知道我是永遠愛你的，那其他無論任何人罵我辱我，以及種種不幸事件，集於我一身，我都能夠接受。

總之，妹妹：我永遠愛你，除了你，我什麼都不要了，也什麼都沒有了！你就是我的生命！

因為急於答覆你的信，匆匆寫些，晚上再詳細的寫。

敬祝我所愛的人永遠快樂！

永遠愛妹妹的哥哥

他把這封信寫出以後，晚上又詳細的懇切的寫了一封信去。

在上海又住了一月，生活還是無法解決，而且寄食的朋友也無法維持了，目前的生活立刻發生問題。借也沒地方去借，衣服除了身上穿的外，都押當盡了，真到了走頭無路的步地。

這天他跑到他朋友田君那裏；田君也是流寓在租界上的政治犯，與他一樣的沒有辦法。他去

龍華遺上

的時候，早有二人在了，一人是他認識的毛君，一位不認識的，經過了田君的介紹，知道是姓梅。他剛才坐下，又來了一位他所認識的吳君。吳君一進來就嘆起來：

“老田，老鄭，明天沒有飯吃了，怎麼辦呢？”

“我是很早就沒有飯吃了，已經吃了三天蕃薯”田君說，並為大家介紹了一下。大家同是天下流落人，一見如故，暢談起來。

“我不但沒有飯吃，而且皮鞋破了，昨天在老陳那裏討一雙破的膠底鞋穿着”毛君說着，蹣起那隻右腳來給大家看那又破又污的青布膠底鞋。 “房子也滿了，那雜種的二房東，逼着我要錢。雜種！真沒有辦法！”四川人總歡喜罵雜種，毛君也是這樣。

“真怎麼辦呢？這樣總不是了局。”梅君搖頭嘆惜。

“我現在是在一個朋友那裏措油，但現在那朋友也沒有錢了，再過二三天，就要挨餓了。借也沒處借，當也當盡了。唉！日暮途窮！”他也

是感乎慨之的說。

“……………”

“……………”

彼此靜默了一下。毛君又開口說：

“大家總得想想辦法看，難道真的聽他挨餓？”

“……”梅君搖搖頭“有什麼辦法呢？去跳黃浦江！”

“對！跳黃浦江，祇有這唯一的辦法了！”他附和着說。

“跳黃浦江？那裏怎樣沒有志氣？要自殺還是先去殺幾個人，還是杜威夫人說得對。”田君說。

“雜種！要跳黃浦江我還是去做強盜，去做綁票匪。雜種！他們有錢，我們沒得飯吃難道不好拿些來給我們用嗎？”毛君很憤激的說。

“我也贊成！要自殺還是去做強盜。”田君說。

“好吧！我們去幹吧！別的真也沒有辦法了！我們設法去幹！”吳君極端贊成。

“我也贊成！”他也附和說。

“……”梅君還是搖搖頭“真的來商量個辦法罷，不要這樣開頑笑了。

“這就是辦法，有什麼開頑笑？”毛君睜着眼睛，對着梅君。

“笑話！難道我們真的能夠去做強盜？”梅君辯着。

“有什麼不能？我們一定要幹！”毛君。

“對！我們幹！我極端贊成！”吳君。

“真的！我們想辦法來幹！”田君。

“……”他還沒開口，梅君又說：

“這不好吧，這與我們的人格有關，而且將來宣布出去，我們怎樣再在社會立足？豈不是名譽掃地嗎？”

“呸！什麼人格，什麼名譽，什麼道德，你老先生真有些腐氣騰騰！……”田君還沒有說完，毛君就接下去：

“雜種！什麼名譽，什麼人格什麼道德，這些都是鬼話，這些都是要我們屈服在錢神之下，不准動一動；我們沒有飯吃，稍爲動了一動，反

抗一下，就是不道德，無人格；其實我們沒有飯吃，到有錢人那裏去拿飯吃，這是最道德的！”

“我們不要人格，名譽，道德，這些都是騙人的鬼話，這些都是有錢人麻醉被壓迫者神經的迷藥，我們要剷除牠！”吳君很憤慨的說。

“我也不是反對，不過你們怎樣去幹呢？”梅君屈服了。

“現在我先決定一定去幹，辦法再來商量。”田君說。

“我贊成幹！”他也贊成了。

“沒有人反對嗎？”毛君問。

“不反對！不反對！”大家贊成了，就開始討論辦法問題。

“第一步是要傢伙，再就是路線，再就是商量什麼時候動手，這樣分配工作。”吳君像很有經驗似的說。

“對啦！第一是傢伙，那真難弄！可惜我在C省遺失了兩枝曲尺。”他表示惋惜的意思。

“沒有地方借嗎？買，那裏買？錢又發生問題了。”田君問。

龍華道上

“我可以借到兩枝手槍，兩枝也夠了：第一個問題已經解決了。”毛君說。

“你那裏去借？靠得住的？”吳君疑問。

“公安局的楊君處可以借，我與楊君很好，靠得住，不成問題。”毛君答，又接着說：“如果我們想不到別的路線，我可以介紹一個人，他是我的同鄉，本來在浩記陸稿荐做夥計，現在不做了，窮得要死；他做過這些事，可以與他合作。”

“那好，可以與他商量。”吳君。

“推老毛與老田與他接洽，與他接洽後再來商量辦法辦法。”久不發言的梅君，聽得津津有味，也發表他的意思。”

“贊成！贊成！”他與吳君異口同聲的說。毛田兩君沒法推辭了，就決定明天早上再在這裏集議，報告接洽經過。

大家談了些其他問題，陸續散了。

他回到了寓所，想起剛才討論的問題，覺得很有趣。在上海工作找不得，快要沒得飯吃了，幹一下，弄^些幾個錢，再到別處去活動也好，免得在這裏挨餓——但是我怎麼能去幹呢？我們又

都沒有幹過，如果被捕或被打死了，那豈不冤枉？自己還不要緊，愛人呢？幹不得！幹不得！他有些後悔了。又想了好久，想出了兩全的辦法，讓他們去幹，我祇說我的腿創沒有好，走路都不方便，去不能同去。這倒是的確的，他在M省受刑後的腿創還沒有好。

明天早上，到了約定的時間去，他們都在了；那從前在陸稿荐做事的毛君的同鄉也在了。大家開始討論辦法。

那陸稿薦夥計就說提出幹的對象來，他熟悉辣斐德路與白爾路中間的茄勒路××里，全街祇有四家，地方非常靜僻，平時沒有巡捕。內中有一家主人是開洋襪廠的，家裏很有些現款，而且家中祇有他夫婦兩個，一個年輕的媳婦，一個小女兒。這樣的入家這樣的地方，實在最適宜沒有了。

大家贊成到那裏去幹。

“什麼時候去呢？”梅君問。

“就是今天晚上吧。”那陸稿薦夥計說。

“好，就是今晚”田君說，“大家去嗎？”

又問。

“不必這麼多人，四個人夠了。”陸稿薦夥計說。

他的心裏鬆了一鬆，自己可以設詞了。

“好，四個人，那四個？我和他是一定要去的。”毛君說時，指着那陸稿薦夥計。

“我也去，老梅不要去了。”田君說。

“我也去！”吳君自告奮勇。

“我也要去的，你們說我怕嗎？”梅君有些不服。

“不是我怕，我實在不能去，我在M省受的刑傷還沒有好，腿不方便。”他說。

“對啦！老鄭留守。他的腿這樣是不能去的。”毛君說。

“那末好了，祇老鄭不去，我們五個人去，老梅也去；老鄭留守。”田君說。

“好！好！”

他們決定了集合與出發的時間，決定了幹時工作的分配，先後都散了。

這天晚上，他心裏很着急，同時又似乎有無

限的希望，心裏別別的跳着，讀書，寫字，都無有心緒，睡也睡不熟。挨到了十二點鐘，他想他們一定幹了回來了，他又出去跑到田君處去探消息。田君還沒有回來，他有些驚惶了，祇得回去了。明天申報送來了，他立刻去找本埠新聞，本埠新聞裏的劫案很多，但沒有茄勒路劫案，他的心裏寬了一寬，他想如果他們遭了，那報上一定要登出來。他又立刻跑到田君處去看，真糟糕！田君一晚沒有回來。毛君和吳君他們的住址他不知道，沒有去看，此時他知道是兇多吉少了。

由田君處出來，立刻又去買了一份新聞報一份時事新報來查，他恐怕申報沒有，或是其他報紙有，但總是找不出來。

這一天他坐立不安了一天，田君處去了三四次，田君總沒有回來，他想一定知遭了。田君處他又不敢再去，怕田君的房東致疑。

這晚上他反覆不能入睡，到了天明，立刻就起來，那朋友家裏定的報還沒有送來，他到外面去買，太早也還沒有，等了很久，才買到一份，立刻就去找本埠新聞。啊！本埠新聞內用二號字

排着一條觸目驚心的新聞：

前晚茄勒路之劫案

▲斃匪四名都是大學生

▲一匪在逃 ▲巡捕亦有傷斃

前晚十一時左右，南陽橋茄勒路××里××號廠主×君家，突來盜匪五名，四匪均洋服，且兩匪鼻架金鏡，貌極年青，內一匪係工人裝束。入內時兩盜執有手槍，由一盜持槍守門，一盜執槍率三盜入內行劫；幸×君之包車夫爲人極靈敏，乘機逃出，適有四五越捕，巡視而來，車夫即將之報告，越捕又邀集華捕二三人，共八捕前往，時匪尚在洗劫；內一執槍之匪，首先見捕，卽開槍轟去，×××越捕應聲倒地，旋即身死。捕亦開槍，當場擊斃一西裝金鏡之匪，首先開槍之形似工人之匪，已縱身上屋而逃，時守門之匪，亦向捕開槍，×××號越捕受創倒地，餘捕向匪轟擊，衣西裝之四匪先後飲彈倒地，三匪當場斃命，一匪重傷，而工人裝束之匪早已兔脫矣！

受傷之匪，帶入捕房，據稱彼輩均大學畢業生，痛於貧富不均，自身受經濟壓迫，故憤而爲此；但不久此傷者亦因傷重而死。是役斃匪四人，巡捕亦一死一傷，當盜匪侵入時，事主家之娘姨正在樓上下來，受驚而由上跌下，受有微傷，餘均無恙云。

他看了這段新聞，呆了半晌，混身發冷，幾乎倒了下去。

十四

這事體發生以後，因爲神經受了極大刺激的原故，他在這一星期內，心緒錯亂，到後來才漸漸恢復原狀。

這天他在報上看到他的一位朋友現在南京做了很重要的職務，他很高興，因爲這位朋友與他的感情很好。當他在廣州××學校工作裏，那期

友落魄在粵，他就爲他介紹到××學校工作，才慢慢上升起來，而有現有的地位。他想去找到他一定有點辦法，縱然找不到工作，至少可以借一些錢來維持生活。他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去請他爲他找事；他在盼着他的回信，但是過了五六天還不見來。又寫了一封去，還是沒有回信；一直寫了五封信去，才得到短短的一個條子：

來信均悉，所以遲遲未覆的原因，我實在沒有一點辦法，可以答覆你的要求；現在我的環境也很困難，請你原諒，以後不必來信，以免不便。

完了！完了！連從前得過他很大的幫助的很親密的朋友，尙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了，找工作是沒有希望了，但他又不能翻然悔悟，去做革命工作。

幾個月到處很無恥的鑽營的結果，祇受到各方面的侮辱與譏誚，甚至連自己的愛人也不能原諒，還說他不聽話。他覺得痛苦極了！但他的痛苦不在乎自己受侮辱與譏誚，而是覺得太對愛人不起來了！別的女人靠了愛人享福受用，她愛他，

反受了種種的痛苦，他覺得這點最可痛心！他常常責自己無用，責自己太對她不起！

他明知道找工作很難，但他總還要努力去找；在上海實在沒有辦法，他決定到H省去，H省還有幾個朋友在做事，到那邊去再設法。

到了H省，這裏朋友雖然還多，但做事的祇有一二個，找事也是很難。他依然是那樣悲哀苦悶，前途依然渺茫無望。

他最痛苦的是對他的愛人不起，使她爲了他受累；但他唯一的安慰也還是他的愛人。在由M省回到上海之後，她的來信漸漸的少了，到H省後，有一個月了，還沒有接着她信，他着急極了！天天寫一封信去，總是沒有回信。他怕她拋棄了他，如果她真的拋棄了他，他想那他一定不能再活在人世了。因爲她是他的生命。但是他又想他現在那樣困難，前途那樣黑暗，自己的痛苦不必說，累她受苦，這實在太。她不起了！如果她拋棄了他，找到比他更好百倍，能給她幸福的愛人，這雖然無異於挖了他的心去，但爲愛她，爲她的幸福計，這是他很願意的。他願意自己永遠

龍華道上

在憂患悲哀中生活，祇希望他所愛的人幸福無量，他覺她縱然拋棄了他，他還是一樣的永遠愛她，拋棄他不是她的責任，完全是自己不是，自己很對她不起，應該被拋棄的——但雖然這樣想，他近來心裏總是時常一陣陣的慘痛，常常胸中像塞滿了東西，要漲死一般的難過。爲了她的幸福，希望自己做一個被棄者，但想到真的被棄以後的情形，他那顆心像要突出來了。

這一個月來，除了起初幾天外，後來幾乎沒有一天沒有一晚是食得安寢得安。過了一個多月，她的信來了，雖然很簡單，依然還是很親愛的稱呼他，他像在垂危的病中得了一粒救命的仙丹；他的精神立時恢復了常態，他把這封短短的信讀了幾十遍，吻了幾十遍；他立刻寫一封信去感謝她。

他至少每兩天給她一封信，但她寄來這封信以後，又是二十多天沒有信來，他又要回復到沒有接到她信前的那種狀態，而且更痛苦了。但過了二十多天，她又來了一封短短的信。他一樣的歡喜，一樣的感激！

在H省住了兩個多月，在報館裏找到了一個工作。

到H省後前後祇收到兩封信，現在快要兩月沒有接到她信了，他比從前痛苦了，他知道有些不對了。

在動身到H省時，他就聽到一個消息，她近來與他認識的一位黃君很要好，起初她也不以為意。黃君比她年輕些，從前曾與他同事，是她的同鄉。他對黃君素來有些不滿，他覺得黃君浮而不實，太輕佻了。黃君現在在一個駐在廣州的總指揮部裏服務，境遇很不壞。他近來漸漸的疑心到她也許與黃君親密起來，忘記了他。他更覺得痛苦了，因為他估計黃君不能很誠摯的愛她，也許她要受騙了。

起初他總是每天或隔一天寄一封信去，但很久很久沒有接到她回信，他知道一定有原故了；再多寫信去，會被她討厭，所以心裏雖然有千言萬語，祇得忍在心裏，近來給她的信也漸漸少了。他少給她信是怕她討厭，他的心裏比從前更多話要對她說，總是不敢多說。

他的病漸漸成功了，飯也吃不下，晚上不能安睡，一睡着就發怪夢，常常由夢中哭醒來。但他還是勉強的起來。

他覺得他胸中起了一個塊，把他壓得氣也透不出來；他也知道這塊的來源是爲了她。他的心裏是常常那樣一陣陣的慘痛。近來他自己也知道這病很危險了，但他又覺得很愉快，似乎自己不久可以永遠脫離悲哀的生活。到現在他還是覺得自己太對她不起，她的一切不但應該原諒她，而且覺得她就是命她新的情人把他殺死了，也是應該的！他祝她幸福無量，而願意把一切的痛苦推在他自己身上。他覺得無論如何，今生不能再報答她的深情了。不是她拋棄他，而是他辜負她。

他有好幾天沒有到報館去辦公了，一則因他的病勢日重，二則他近來覺得一切都是無聊，都沒有心緒去做。

雖然知道她對他一定發生了問題，但總還沒有證實。這天他勉強着去找一位朋友，因爲那位朋友是認識黃君的，他想從他那裏探得黃君的一點消息。却好那朋友出去了，他在他房裏坐了一

坐，本想等他回來，忽然瞥見桌上一封由廣州寄來的信，已經折開看過了，不覺心裏一動，不由自主的拿起來讀下去，下面有這樣一段：

“……黃君不日將與林芳競女士結婚，結婚即赴上海杭州南京各處作蜜月旅行。……”

他沒有讀完，頓時心血湧上來，眼睛一黑，完全失了知覺，但一刻就蘇醒轉來。他站了起來，往外就走；走出了那朋友的門簾，眼睛一黑，昏倒在街上了。

跌倒在地上的時候，腦壳碰在石上，眼鏡立刻打得粉碎，腦壳也打破了，流了不少的血，但他一切都不覺得了。

站崗的警察雇人來扶起了他，送他到了市立醫院，過了一二小時，才漸漸的甦醒轉來。他覺得喉塞了一個什麼東西，使他氣也透不過來；他咳了一咳，吐出了一個小小的血球，他呆了一呆。吐出了血球之後；他的神經清晰多了；他想坐起來，頭像有幾百斤重，總仰不起來。醫生勸他靜養，爲他施行射注的手術，他本想拒絕一切，但他又似乎他在世上的任務還沒有終了，不能立

龍潭道上

刻就死，就聽任那醫生醫治。

他的朋友知道了都來看他，他祇有對着他們慘笑。

第二天，他勉強撐了起來，醫生阻止他，他絕對不聽。他命看護婦拿了紙筆，寫了一封信：

我最摯愛的永遠摯愛的妹妹：

大約有三個月沒有接到你信了，我也好久沒有給你信，也許你以為我已經忘記了，其實親愛的妹妹：一直到我生命之最後一剎那間，我這顆心還是掛在你的左右。妹妹：我是永遠愛你，永遠在想念你，一直到我生命的終了為止。

妹妹：幾個月來，我無時無刻不在很痛心的難過！因為我對你不起了！我不但不能給你一點快樂，而且爲了我，使你受了許多痛苦。妹妹：我真萬分的對你不起！我辜負你的深情，我陷你於不幸，我雖然盡我的可能，終不能解除你的痛苦。妹妹：爲了這，我日夜焦慮着！

我願意將一切的憂患，堆在我一身上，

由我來單獨承受，而不願我所深愛的妹妹有一點不快。祇要你得着幸福，我雖死猶生！我唯一的希望，也祇是希望你幸福無量！

妹妹：你過去這樣深厚的待遇我，我是永遠感激着的！我太對你不起了！我所負你的，永永不能清償，雖然你命人把我刺死了，我也不說是你負我。

你和黃君結婚的消息，我從旁的朋友處得知。妹妹：我祝賀你開始你幸福的新生活！你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我日夜在為你祝福！

你得着了幸福的保障，就是我一生的願望實現了，妹妹：我是何等歡喜！

我近來有病，據醫生說是很危險的，但我想不致怎樣；不過精神很疲倦，不能多寫，請原諒。

完了！再見吧。以十二萬分的誠意，祝你與黃君幸福無量！幸福無量！

又：我本想再寫一封信給黃君，但實在太疲乏，祇得罷了。誠意的請你代我轉

龍華道上

達，我唯一的希望是你們永遠愛好，幸福無量！

寫好了這封信，倒在床上又暈去了；但不久又醒了轉來。

在醫院裏住了幾天，不立刻好，也不加重；他住厭了，決意要出院，而且要立刻離開且省，回上海去。他的決心不是朋友的勸阻所能夠挽回，就由報館裏的同事及其他朋友爲他籌了一點錢，並由一位朋友陪送他到了上海。

他爲什麼要到上海。自己也說不出原因來。自從知道她的消息以後，他一切都不想了，祇願意早早離去這惡濁的世界。且省的空氣太壞了，他不願睜目於此，大約這就是要到上海的唯一的原因了。

在且省動身時還是路也不能走，經過了長途跋涉；到上海時病勢更重了，祇得由那朋友送到了醫院裏。

在醫院裏住了七八天，那天午後他正無聊的躺在病床上回想以前的甜蜜的景況，回想此刻她與黃君幸福的生活，他很慘痛，也很怡然。他覺

得現在一無掛牽，也沒有人掛念他，無論是生是死，沒有一點遺憾，也沒有一點悲哀。正在這樣冥想的時候，忽然來了許多包探巡捕，把他捉了去。因為有人在醫院裏看見了他，去報告了巡捕房，說他是一個逆黨的重要首領，說他躲在醫院是在暗中指揮暴動，巡捕房立刻派人來捕了他去。

到了巡捕房，他感覺一種意外的愉快，啊！想不到我仍能夠回到我的老家。

到巡捕房，他對於別人所控告的罪狀都承認了，中國官廳立刻來引渡過去，審了一次，判決槍決。

正是一個桃紅柳綠，日暖風和的春天，龍華道上的遊人如穿梭般的來往。已經判決了死刑的他，由龍華的司令部監獄裏拖出來，到龍華塔下去執行槍決。他這時候的神志很清晰，他的精神很愉快，像要去進天國一樣的高興。將到刑場的時候，他忽然看見那邊來了一對穿着漂亮的洋服的年青的遊侶，他看得很清楚正是他無時無刻不在想念着的她和她的情人黃君。

龍華道上

在這生命的最後一剎那間。還能看見一刻不忘的她，這是何等可喜的事！但是他忽然一陣心痛，又嘔出一口血來。

他的神志很清晰，他怕被她看見他，害她傷心，故意將頭扭轉了。

“同志！陳蔚西！”他將頭扭轉去的時候，忽然有人喊他，他嚇了一跳，回轉頭來一看，原來是曾經熱烈愛過他的黎亦明。她也是被綁了要與他同時槍決。

“啊！啊！很好很好！亦明，親愛的亦明，我們同——”他的話還沒有說完，行刑官已經下了命令，一顆子彈已經打在他的胸前，他倒地了。子彈正打正他的心坎，但他還掙了一掙。

“芳競，最親愛的，我去了，祝你們永遠幸福無量！”

付印後言

去年暮春初夏的當兒，我由武漢到河南去旅行，在開封認識了一位很年青的朋友。這位年青的新朋友給了我一個很深的印象，使我永永不能忘記！

他是那樣年輕，那樣活潑，那樣勇敢，那樣能幹，那樣真摯，真使我不相信世上會有這樣可敬愛的青年。

他是在一個南軍軍隊裏做政治部的秘書長，在開封的時候他似乎很忙，所以我們祇會過兩次，我就到鄭州去了。但是不久，我由鄭州到了許昌，打聽到他的軍隊也在許昌，我就去找他，我們同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廠裏過了兩夜，在這兩夜中，我們各自暢談自己的經過，我們談到政治問題，也談到戀愛問題；第三天的上午，他跟

了軍隊南下，我又到豫西旅行去了。

我們雖然是初識，但在分別以後；我簡直可說沒有一刻不在記念着他！

分別以後；一直到八月間，才在姑嶺別的朋友處得到他的消息，知道他又跟軍隊到南方去了。今年五月間，我由香港回到上海，途經汕頭，我順便上岸去望一位朋友，無意中，在大埔會館前遇見了他。

那時他正在徘徊動搖的情況中，他很率直的將他心理的矛盾告訴了我。

匆匆的抱別以後；我到上海沒有二月，就接到他被殺的消息。

小資產階級心裏的矛盾，在這個時代表現得更清楚，他不過是一個代表。

這原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不過在我的腦海中又刻了一個永不能忘的印象。我想把這事實寫成一篇小說，但天涯飄泊的我，生活的不安定，心緒的惡劣，時間的限制總使我沒有機會動筆。

八月間，住在南昌一位朋友處等事，因為草帽被扒手扒去，又沒錢去補買一頂，所以整整的

有九天沒有下樓，這部稿子就是在這九天中寫成的。

我不是一個文學家，而且我的個性與文學不能接近，所以寫這部稿子原不過是一個無聊的嘗試罷了；況且天氣又熱，朋友家裏太太們的擾亂，晚上加耍又麻雀，環境實在不容許我寫。寫好之後，看也不看隨便擱在抽斗中，後來被朋友看見了要拿去付印，當時我也不置可否，不是我不知道自己作品沒有價值，好在現在的作品有價值的原也不多。

付印以後，我又深悔胃失，但已取不回來，想修改，又因窮忙而且眼病，算了罷！爛污是已經撤了，好在我想做“平民文學家”或竟是“革命詩人”。

扶 湘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日

於上海西摩路——亭子間中

1928.10.25 初版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每册實價^甲種大洋^六角^四

上海虹口老靶子路永吉里

新東方書店印行

